



面 卷 記

一中九

毅

謹以此代替一部份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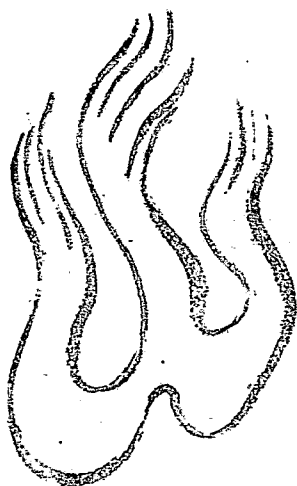
浩
桂
葉

著浩符

M4
I25
84

西奔記

符浩著



大千文化事業社出版
漢口(9)中山大道一六五〇號



3 1761 3977 6

西奔記



三十三年八月八日，衡陽城宣告失守。九月十三日，桂林再度下令緊急疏散，不過是強迫大家離開桂林，至於離開以後將如何，不獨當局沒有指示，就是逃難人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家是分兩條路逃走，一條是我母親，女兒，弟弟沿桂穗公路逃向龍勝縣。一條是我和我的太太及初生的嬰兒，沿黔桂鐵路向獨山。



西奔記

後面的男朋友的
 立功曹樹樺，張傑三，駱志祥，盧錫芬，和
 的女朋友（……）
 真是認腦的有江天，（他的女朋友，女
 朋友及



COL OU CHIN-MAN



COL OU CHIN-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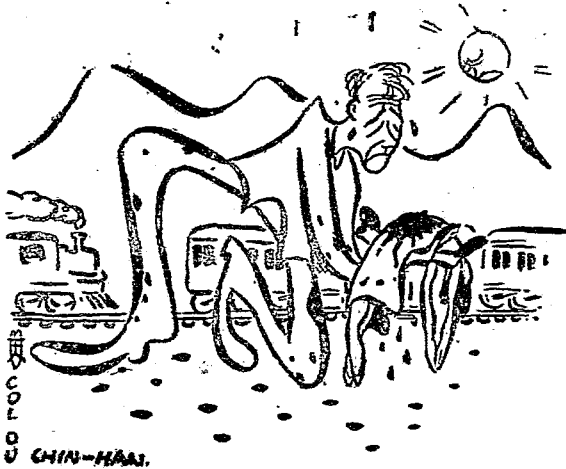
天曉得，在這人馬紛亂的時候有什麼公好辦。原來是商會
 會長接了某公司一批貨，沒有地方裝，想把我們趕出去，好撈
 一筆錢。

西奔記



COL DU CHIN-MAN

就在這時，那前面的車頭，摘下所有的車廂，只帶一個煤車，駛往站上看，司機剛開足馬力，轉過一個急灣，看見前面停得有車，不過無論如何也刹不住了，車已失速，直衝在我們的車尾上。當時把守車及最後三輛車廂撞碎，死傷了兩百多人。因為我們這邊是軍車，彈藥也着火了，車廂也燒了起來。



CHIN-HAN

CHIN-HAN

就像做流淚面頭梯班托着她的死孩子一樣

受苦究竟還是生活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到遠重慶，老友蕭曼平兄熱烈地接待我。我們暢談逃難經過，三天三夜不倦。余軍長聽了安慰我說：『你受苦了，現在可以休息，一切工作以及生活的問題，叫蕭處長替你安排吧。』由緊張到閒散，身心兩方都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可是痛定思痛，如烟的往事，也不時榮耀在我的心頭。加之在重慶遇到許多朋友，他們關懷我的吃苦，慰問我。我得像背書一樣，重覆地講述遺囑中的記述的遭遇。在聽者或有新奇之感，而作為演出者的我，可早不勝煩厭。尤其是當着一羣朋友面前，有的聽我說過了，有的很鄭重地問我，使我難於開口。後來我索性不講了，決心寫出來，好在有的是時間，這樣便動手寫了。

我寫西奔記，還有一個中心意念，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求生的意念。只要一綫生機，便不惜追求。其次是大自然有如一個溫靜的處女，值得我們去親近，而人與人之間一些鼠牙雀角之爭，大可超然視之。因此我對於曾經愛我害我恨我美我罵我敬我的人，都寄以最崇高的祝福的心情。我希望生存在大自然友愛的空氣中，而不是在嫉忌，陰險的黑暗裏。

我沒有說教精神，只能作平凡的敘述，在這書中不是表達了我的意念，我不知道，且引羅曼羅蘭的一段話，來作一個結束：『克利斯朵夫倚在樹上，聽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這些和平歡樂的生靈，使他重歸鎮靜……他忘記了忘記了……他驕地擁抱着美麗的樹，把面頰貼着樹幹。他撲在地下，把頭埋在草裏，興奮地笑了，滿心歡喜的笑了。生命底一切溫馨美妙把他包裹了，溢透了。他想到：』

——爲何你這樣的美，而他們——人類——那樣的醜？

但也無妨，他愛它，愛它，覺得他永遠愛它，甚麼都不能使他和生命分離。他陶醉着擁抱土地，擁抱生命；——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他們決不能把你奪去。他們愛怎樣就怎樣罷！即使要我受苦也好……：

受苦究竟還是生活。

一九四八年五月跋於漢口中山大道一六五〇號。

西奔記

符浩著

我是作爲黃旭初先生的幹部留桂的。因爲年齡和閱歷都不「老練」，加之一向景慕廣西的模範政治，所以抱了滿懷的希望，頗有俊幹，窈幹，硬幹，苦幹的精神，却不料做了許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舉一個例，像牆頭的標語吧！桂林多份是用紅的綠的紙，寫上幾個潦草的字，貼在黃的花的花柳廣告一堆的，我堅決地主張把它們一齊粉刷了，另寫字體一律大幅油彩的標語，算是宣傳工作的表現。可是這樣却惱了某衙門的一位老爺，他認爲他的牆壁是用作而且是用將來用作商業廣告地位的，雖說我們已漆上一丈乘三丈的藍油底，他竟拿手槍阻止寫上字。一直到我倉皇走出桂林那天，還見那塊藍油漆像深不見底的暗淵，聳立在鳳北路轉角的地方。可是劫後連那位老爺的房屋也根本消滅了，倒是中正橋橋柱上的八個大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直到今天，還是赫然在目。如果是依我的朋友汪仲瓊的設計，把我們的「決心」和信念刻在七星巖頂的石頭上，恐怕至今也還是存在的吧！

我的俊幹得到教訓，是說標語口號的時代已經過去。似乎沒有標語口號較有要來得「乾淨」。

於是我又發傻了，秉承了白健生先生的意思，想在廣西九十九縣一市一百個單位，每個單位都出版一份報紙。以展開戰時的宣傳。這工作到我離開的時候，（三十二年一月）出版的旬刊，週刊，三日刊或日刊的縣市，已有五十餘單位。……可是近在咫尺的一個省報，却不肯受任何的商量，被一陣「港風」的吹襲，激頭激尾香港化；英文式的用語，異國情調的題材，更加許多等於洋文的長篇譯作，就好像燙了頭髮，穿着高跟鞋，塗胭脂粉的時髦女郎，走到半開化的鄉公所，衛公所，半封建的社會作客，這份報是被派送到每一個村公所爲止的，那種「耳目一新」的情況，也就可以想見。但是當局認爲這樣可以「賺錢」。至少不賠本，於是在「不放帳」主義下，差不多取消了各縣報紙的補助，這些初生的萌芽，（各單位的小

西奔記

報)就只有日就凋萎之一途，而證明了我的計畫失敗。

經過若干次相類似的失敗，於是在這「實幹」的桂林，如我這樣一個百無一用的無實力的書生，只好宣佈束手，辭職了事。

感覺着自己所擬想的「宣傳」政策之不合宜，我便從廣西省政工作的隊伍裏退出來，成爲一個覓食者，爲自己的生活作打算。

爲了適應桂林文化城的環境，於是我找了三五部原稿印成了書，(蕭鐵的「離亂草」，閻宗臨的「大陸」，歐陽予倩的「閒事閒談」等，攤了一個書攤子，出刊了一種雜誌，「大千雜誌」，到軍需學校担任了幾點鐘功課。

這樣的時間過得並不久，只是幾個月以後，竟遭了一位信口開河的朋友的中傷，需校的李主任，聽了他的先入之言，竟令人諷示，叫我「自勵」辭職，後來從學生挽留而且證明了我並無錯處，李先生又令人勸我回去，我却沒有回去的興趣。

桂林掃蕩報的總編輯鍾期森兄，聽說我「閒」着了，把我拉到報館去幫他的忙。丟了將近十年的夜生活，又行開始，於是，我再作馮婦。

許多冠冕堂皇的事情，用一個報人的夜眼來看，總不免暗淡一些。就說日人最末一次對長沙的用兵，爲了鼓勵士氣，報面上自然是不少樂觀和有把握的報道。而我的內心，却爲另外的一些事實所牽引。

例如有一次，在下紹周律師的客廳裏，我聽到如下的對話：

客(某少將)：打仗不是要兵嗎？

主(卜紹周)：自然囉。

客：我剛從湖北前線來，檢閱了××部、××部，都不能作戰。

主：爲什麼一筆抹煞？

客：吃不飽，吃不飽，風也吹得倒，把什麼打仗呢？

西奔記

我很奇怪，他絲毫不談敵我態勢，或者作戰方法。只舉這僅有的一點，就斷定要打敗仗，這是如何簡單可怕的事情！

衡陽保衛戰開始了，我會爲之大興奮；對第十軍我們寄以無窮的希望：他使我們有了勇氣在報面用興奮的標題作樂觀的判斷。這一幕完全是看劉藻兄與胡少雲兄的表演，他們帶了電台到前方，一個「搜」，一個「拍」，造成了廣大讀者「掃蕩報軍事消息可靠」的信念。

可是我們從劉藻兄的參考電裏，得到衡陽我軍前方的消息以及外援軍幾次遭逢意外挫折而變更部署的消息。我的心境又頹喪起來。「孤軍」是只能奮鬥，奮鬥的結果則不見得是成功。

接着方軍長發出「來生再見」的電報，之後，苦守四十七天的衡陽城終於失陷了。失陷的前一日，我們已經見了路透社的電訊，期森兄寫了一篇「假如衡陽失守」的社論，接着又收到同盟社的廣播，敘述進入衡陽的詳情。我很悲痛地標了「衡城八日失守」六個大字，便癡坐在編輯室裏，昏昏迷迷地直待到天亮。翌日幼蓮兄和期森兄說我不應該因個人情感而使報面懈氣。我毫未介意，祇任我奔放的情感和想像，在將來的苦難中受折磨。

記得是長沙會戰的時候，守城的李玉堂將軍，在作戰之先，下令強迫城內的居民疏散出去。叫他們把貴重和不貴重的物資，一齊搬走，糧食留下，不，把可吃的東西都留下。全城變爲了戰壕，英勇的將士們進入了陣地，有吃不完的糧食，醃魚，臘肉，糖果，餅乾……沒有漢奸能混跡，自然也沒有了便衣隊搗亂，所以日寇雖會衝進城來，也還是被殲滅和被打了出去。——這樣就開了預備作戰而「疏散」的例子。

可是，戰例到底不同判例，可以鑑定，重複地引用，在敵寇已經本失敗的經驗，訓練了並派遣了大批間諜潛伏後方之時，我作戰當局，仍持疏散爲唯一的法寶，後果那自然不會好了。

自長沙失陷至衡陽失守，疏散的毛病日益顯露，首先是無計劃，無目標，無地點。尤其是因爲疏散，是軍事當局獨斷專行的事情，控制交通工具並規定疏散時間等等，令出多門，登時造成了混亂，強者狡者，有機會者都想到了發疏散財，要價，漲價，包辦，攘奪，鬧成一片。

西奔記

許多溫良的老百姓，都成了待屠的綿羊，任憑宰割，並且去途無路，而那些有組織的漢奸間諜，則已帶着輕便的行裝，充足的法幣，偽造的證明和一張造謠的嘴，把這些混亂，貪污，的情形，加十倍地向湘潭，耒陽，祁陽，衡陽，桂林，獨山……描述傳播。引起了人民無比的恐慌。

謠言的例子很多，略舉一二：

第某軍在長沙下令，叫三天以內跡散完畢；可是船舶都被控制了，要幾萬塊錢才可以買到一隻，走不到三里路，又有另一個人來「控制」，又重新花錢；錢花光了，人走不了，並且始終沒有弄清楚這些船舶到底是誰管的。

某軍的敗兵到達祁陽，馬上放警報，強迫疏散，四門戒嚴，入是非出去不可，物資連小包袱也不准提出一個去，警報完了，兵去了，財物也跟着去了，只有一些可憐的老百姓，在那裏怨天恨地。

第二道要命的「功令」又來了。後方城市，拒絕難民入境，說他們是有礙觀瞻。是的，稍爲有錢的或是早有準備的敵探之流，他們是不受任何妨礙。所以偶爾也有槍斃漢奸敵探的事情，而他們身上都有疏散證或留居證，以及其他應有的證件。却從沒有人追究一下他這些證件的來歷。

可是你要「奉公守法」地做去，准會吃不盡苦頭：

我因爲便於跑警報，叫我懷着孩子的太太，搬到報館宿舍，與期森嫂同住。宿舍在同一市區的建幹路，距我們原住處不到三里路，於是我「設法」到對門街公所去要遷出證，竟是一連三天沒有要到，答覆却很簡單，街長的生意忙，不知哪時可以會到，幹事等等作不了主。

朋友告訴我，要拿到街長做生意的地方去拿，送給他十元或廿元。不拿也沒有關係，一個懷身大肚的婦女，總不會有逃避兵役的嫌疑。我想想也許不緊要，只索罷了。

我的工作是在夜晚，要到天亮出了報才能回來。有這麼一天，期森嫂迎在院子門前告訴我：

「符先生，你太太沒有遷入證，昨夜被捉到村公所去了。」

西奔記

「但保長說這是他該管的範圍。」

鄺蔭泉兄有一個同鄉覃小姐，她同她的母親住在艇子上，長期停泊在中正橋下。我們爲游水的方便，時常到那艇子上歇脚。那兒有點小吃，有最新的雜誌看，還有珍貴的線裝書，……這是覃小姐她們開的一個書店裏的，她們準備一有事，就連船連書載到離桂林幾百里的平樂去。

覃小姐會擦船，會唱歌，而最擅長的是游水，她是我們的老師，在表演了橫渡灘江三次的絕技之後，就開始教我們游水；她母女對鄺兄都十分親近，對他的太太以及他的朋友也不看外，這一羣無猜的青年聚集在一塊，算是十分快樂。

我們是無猜到這樣的程度，有一天我們討論到書本上的問題，書說，用「科學」的方法，可以由父母的意思，決定生男生女；另一本書是說「科學」可以操縱生育，能使生者不生，不生者生。在坐的有我的太太，是大肚子，鄺太太，嬰孩抱在懷裏。（她是更高興談哺乳問題）參加討論倒無所謂，難得是覃小姐和她母親也來參加發言，……

每逢這樣的場合，頗難即散，深夜月色皎潔，覃小姐清歌一曲，山水靜穆無聲，我們踏月歸去，也忘記了臨了的艱苦撐持的戰爭。

可憐不可憐，有一天鄺兄告訴我，說什麼水上警察局要敲她（覃小姐）母女的竹槓，要她們照藥戶登記出捐，每人五百元；另外還要牌照工本費等等。覃小姐能够用國語歌唱，她的廣東話自不難懂；可的那「來」人喚說不懂她的「白話」（桂林稱廣東話爲白話），給了她們不少的侮辱，而且敲了她們二千元現款。鄺兄聽到了消息，爲她們奔了一天才將二千元現款要回，已受了侮辱，自是無法補償。

覃小姐母女撤回鬧市啣居的書店去，換了幾個男人守船，我們也有時去游水，但是興趣却減少得太多了。

一連幾天，鄺兄都爲亂世的中國人嘆氣。

衡陽被圍的日期是卅三年六月廿三日，可是六月二十日，桂林已經忙亂了起來：

西奔記

首先是省政府，講了一句「緊急疏散」，就分裝在汽車上，駛向平樂，陽朔，昭平，龍勝，宜山，簡直是四分五裂，老百姓、見省府走了，都人心惶惶，走途無路，好像日寇馬上就到，不知怎樣「疏」法，簡直有如水滸所說「捲堂大「散」」之勢。

這時，桂林新聞紙，決定出聯合版。初步決定是這樣的，大公報出紙，掃蕩報出電務人員收報機器及印刷工人，廣西日報出印刷機，每報留編輯兩人，由力報張稚琴兄任經理，我主持編務：這樣可以節省人力物力，以便遷往後方出報，萬一桂林失陷，宜山，獨山甚至貴陽都可馬上發刊。

至於聯合報的負責人員，應效法掃蕩報在武漢撤退時的精神，就是說敵人由東門進城，我們要出了最後一張報然後西走。各人的眷屬行李，隨各個的報社先走，自己則準備留下來作「烈士」。

知道了這個決定的當晚，我倒爲之激動了一下，緊張的戰鬥的場面，無寧是我那時的希望。當夜寫了幾封航空信給青萍，婉荃，鹿生，：她們他們是分任在後方的貴陽，重慶，昆明，蘭州等地……告訴他們我將有的遭遇，我並且講到，如果城被圍了，當與守軍共處三個月，完成一部圍城記事。

第二天桂林新聞界代表人員全體聚議於「蜀映」。大吃大喝一頓以後，幾位老板再事磋商，因爲利害關係不同，有的說我們成天叫人家鎮定，我們自己不要慌亂，先行籌備，俟衡陽失守再出；有的說根本不必出聯合版，衡陽沒有被圍，就被圍也有解圍之一日。前者是大公報王文彬先生的主張，後者則由自由晚報的宗社長講出來。議論一番，推翻昨日的決議，各行其是。代表中央社桂林分社出席的是廖濟航兄，他說關於出聯合版的事情，因根據昨日決議，已經發出新聞電，分社社長陳純粹，並已命令將機器裝箱送往宜山，只留一小型收發報機，不敷應用。陳社長且已動身赴宜山，不管明日出報與否，中央社是停止發稿。這樣，掃蕩，大公兩報，都因是有電台，還不生多大問題，可是廣西日報和力報則情形不同了，廣西日報的電台搬走了，力報的電台無人負責。經由中央社的說項，兩報只好派員到掃蕩報來抄電。所以三個報紙的出版時間都攪遲了。好在大公報照例出報是遲的，加以此時是將遣散了的排字工人臨時找回來湊合着幹。各報「搶早」這一競爭，立呈休戰狀態。

西奔記

這時東京正廣播着桂林各報已出聯合版的消息了。

衡陽前線，正在苦鬥着。衡陽這一古戰場，又在用血來寫下歷史的詩篇：

在衡陽的是第十軍，在李玉堂方先覺兩軍長先後領導之下，在長沙，在常德留下了不朽的功勳。前面已經說過，李玉堂軍長守長沙的方法，是讓日寇竄進長沙來被消滅，所謂「放開口袋捉老鼠」；在常德戰役，第十軍爲了解常德之圍，深入敵陣，衝殺九十里，終於達到成功。

這一次的衡陽之守，更是下了必死的決心。第十軍統率第三師，第一百九十師及第十預備師，原來兵額就不够；一百九十師又奉命後調，第三師又有一整個營在全州。雖然加入了五十二師一個團協助守城，全部人馬不過一萬五千餘人。

攻衡陽的日寇不下五萬人。據事後日寇自己的報告，死傷不下三萬人，其戰爭之激烈，由此可以想見。

守城計劃原來有兩個，一個是包括湘江兩岸，連粵漢路衡陽火車站及江東岸衡陽飛機場都在內，這樣兵力稀薄，有顧此失彼之慮。由於副軍長余錦源將軍的建議，放棄江東岸及飛機場，只守衡陽市核心，這樣造成四十七天終於未失絲毫陣地的記錄。

可是這是一個「死」守的計劃，戰爭一開始就指望着援軍解圍，援軍未能解圍，所以衡陽終於不守。尤其是日寇一舉就佔領了飛機場，這樣拂曉和黃昏，制空權就在日寇手上。

援軍又怎麼終於沒有到達呢？一方面是日寇拚其全力「死」攻（攻擊開始時，其六十八師團師團長及參謀長均被我守軍擊斃。）持其縱深配備，且施放毒氣，外守內攻，勢甚堅強。一方面是外圍援軍，到達有先後，未有確定其任務，只接到以解圍衡陽爲目的的命令，而沒有圍不解以連坐法治罪，解圍以後與城內守軍同等鼓功的明令。且未得高級統帥統一指揮。（當時戰局指揮官是李副總司令玉堂，對集團軍總司令以上都不好下命令。）所以第十九師會猛攻兩母山，而衡陽城裏沒有內應。王甲本軍，會協同友軍派遣七個營各個衝擊，企圖衝入城內，但只有兩個營，一達電燈公司，一達五里亭。而城內守軍，則被迫由青

西奔記

山街退向核心陣地，只開槍，而連絡不上。方軍長會派一營人出來接應援軍，而援軍又早被日寇消滅或擊退。這樣五桂嶺幾進幾出，雙方犧牲都非常重大。

有一篇通信也說及這時的情況，錄此可作為參考：

六月廿八日清晨，衡陽已四方八面被圍上了。可是軍部並未進城，仍是屹立在五桂嶺的火綫上，那里距敵人只有二百五十公尺。機步槍子彈不住地從頭上飛過去，砲彈也不停地由房頂掠過，夜間的砲火更兇，毒氣更普遍地施放。死傷的數目，高得使人不能再忍耐了。

可是方軍長堅決地說：「諸位，我們要死守，第十軍就是衡陽，衡陽就是第十軍，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這是領袖的命令」。

七月十七日，日寇又開始總攻，十八日可說是一個黑暗的日子，軍火，員兵，醫藥，都成了最大的問題。

大家抱了必死的決心，敵人儘管攻擊，我們的健兒却越打越勇，扶住拐杖的，包着頭的，又都上了前綫。衡陽成了一個演英烈傳的舞台：預十師葛先才師長恢復五桂嶺一帶陣地，得了帶年白日勳章；第三師周慶祥師長，也以同樣戰功，得到了同樣榮譽。

「黃巢嶺方向有援軍的槍聲」，前方報過來驚人的好消息。大家都跳起來，抓過桌上僅有的半瓶酒，「乾了吧！」趕快派人出去接應。

「那有人可派呢？祇剩了特務營」，孫鳴玉參謀長說。

「好，就派特務營去！」這唯一的尙足編制半數的特務營，衝到高山時，第六十二軍（黃濤軍）的先頭部隊，又退回去了。於是這個特務營便全營壯烈犧牲。

八月四日，敵人又發動了更狠的總攻。

天馬山，高不過百尺，周圍不到四百公尺，敵人用排砲放射了六百發砲彈，土山上的泥翻了三四次，見不到一顆草，只剩一片黃土。日寇三兩百人一排，向山上衝鋒，他們以為這是毫無問題的可以佔領

西奔記

了。

那知一到山脚下，青天白日的國旗突然豎起，帶傷赤臂的中華男兒，都由炮彈坑裏跳起來，誰也不喊殺，誰也不放槍，一陣手榴彈，解決了第一批敵人，接着第二批又上來了，又這樣的被解決。第三批又來了，我們的弟兄只剩了十幾個，手榴彈也光了，眼看天馬山就要丟。就在這時候，十幾個弟兄又拾上幾箱手榴彈，全體參加戰鬥，敵人又被這二十幾個「瘋子」消滅了。

八月七日下午，日寇的總攻，一點也不放鬆，並愈來愈急。而我們援軍的槍聲，仍舊聽不到。助戰的飛機：中國的，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都增多了，由早到晚，衡陽上空總有二三十架飛機在掃射，在轟炸。但中國的傘兵尚未訓練成功。空中的力量究竟不能把地皮四邊兜起來，丟到江裏去。城裏熱望的還是援軍。幾千個傷兵，少數的戰鬥兵，一面拚命擋住自己前面的敵人，（左右後方這時都顧不到了，實際等於各自為戰。）一面焦急的希望有萬分之一的機會聽到援軍的槍聲。就是聽到一點遠遠的槍聲，戰死了也是安慰的。「可敬的友軍，親愛的援軍，你們在那里啊！你們忘了我們嗎？請你們開砲吧，我們願意死在援軍的砲彈下，親愛的援軍，你們來啊，給我們知道衡陽解圍了，我們再死吧！——大家都知道情況不對了。

八月六日晚，小西門進來二十多個日寇，總算馬上被消滅了；到七日下午，進來的更多，下午五時，進入混戰狀態，（談不到巷戰，因城內已一片瓦礫看不到巷了。）到處無兵可派，未死的都拿起了槍。到八日早上五點鐘，衡陽城中的無線電播出最後的哀音，來生再見！……

守了四十七天的衡陽城，終於失陷了，城內的守軍，確已盡了最大的力量。據報社的參考消息，城內守軍已經在三千兩千地逐至減少。城外的援軍雖多，但始終聯絡不上，包圍圍一天一天縮小，這使接濟大成問題，彈藥，藥品，衛生材料，甚至於蔬菜，用飛機投下去的很多，可是因為地域太窄，得到的絕少。有幾次投下若干掃蕩報，守軍收到以後，即有電到桂林，而許多接濟物品總是得不到收到的電報。我們幾次接到城內的電報，說是犧牲太大，已經無法支持，方軍長兩次電告軍情，後面都發上一句「來生再見」

西奔記

。第二次的電報由中央社發稿，當時各報上都看見，不少同胞爲之感泣。——人們心目中大都以爲衡陽一定可以解圍的。

衡陽失陷當時，日寇也是精疲力竭，因爲節省糧食，他們把失陷在內的幾千第十軍官兵，送到東洲，一連三天不給飲食，餓死的不少。稍爲能動的，都設法逃出，一個個爬到湘江邊上，由荒廢了的碉堡中跳進水裏，需要經過四個鐘頭的游水，才能在樟木寺上岸，這樣逃出來的人不少。方軍長這時則沒有了下落。

半月以後副軍長余錦漁將軍，奉命代理軍長，由贛飛桂，遣送十軍眷屬，並收容十軍殘部。他過桂林時，邀我同往，到東安以後，又叫劉藻兄發來專電，叫我前去幫忙，胡少雲兄回桂，他又請少雲兄帶來一信——我這時很躊躇，不去吧，似乎不大合適，因爲我幾次三番地寫信給他，願意追隨他工作，而且我也時常同人談起，認爲余將軍是一個現代標準軍人，他作戰勇敢沉着，平時和藹可親，不怕死，不要錢，本來是軍人的本分，可是我總覺得像他這樣「本分」的軍人，總算少有；去吧，內人剛生了小孩，一個人丟在桂林誰照管？報社遷獨山，我又能否不同行？終於，懷着看一看的試探心情，約了力報的萬毓現兄同往東安。

火車只到全縣便不走了。沿路秩序很紊亂，愈到前方，愈不知道戰爭是怎樣在進行。萬兄打算原車回桂林，我個人到全縣街上去，找余副軍長。

從車站起，一直到全州機場止，到處都是人，屋檐下，露天裏，橫攤直躺，有如未清掃的戰場。找半夜找不到，仍舊回到車上，坐到天明。第二天在街上遇着一位十軍的舊同事，才一路到城內去找到他。

兩天以後，余副軍長接到李總司令的電話，說是總部已經向新寧移動，換一句話說東安已是不保了。全縣很緊張，九十三軍業已開到，接到保守全州的命令，陳牧農軍長非常着急。他說，他們這一軍在遵義空過了一個月，此時却連十天半月的工夫都沒有，那裏佈得了防？人們以爲黃沙河是天塹，但是他去看了，那裏只不過一條小溝溝，徒涉可過，從洪楊之役以來，從古這地方就不是戰場。

然而他也只有盡自己的力量，在全州城內佈防起來，採取衡陽守城的經驗，他把車站都放在工事以

西奔記

外。

天上有飛機，地下有坦克，糧食彈藥充足，兵強馬壯，將帥有死的決心，全州這一據點，守三個月是絕無問題的，（委員長的命令是從最激烈之戰鬥算起死守三個月）我們想。

把三列軍眷屬，一起都送走了，最後司令部的車，在萬難當中開出。在路上，我同余軍長會談及，那陽敵大打探共黨入桂所走的小路的問題，以及越城嶺的形勢等等，余軍長說這些是不無顧慮；不過現在九十三軍最大的問題是1最精銳的一六六師留在成都守護機場，現在一軍只有兩師兵力，稍形單薄。2陳軍長對中下級幹部，沒有掌握得好。下級幹部及士兵差不多盡是北方人，中校以上的軍官佐，又都是湖南人。上下不調協，作戰困難滋多。3軍有驕氣，雖說善導就可變成朝氣，但驕必敗是一句古訓，因為驕，同友軍的聯絡也不會好，協同作戰辦不到，孤軍死守，衡陽已有先例。我當時也談及，四十六軍和三十一軍的力量也有限，是否釘得住全縣一直到柳州的防綫，也成問題。……當時實不會料到這些小的顧慮，都成了致命的創傷。

三十三年八月八日，衡陽城宣告失守。九月十三日，桂林再度下令緊急疏散，不過是強迫大家離開桂林，至於離開以後將如何，不獨當局沒有指示，就是逃難人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家是分兩條路逃走，一條是我母親，女兒，弟弟，沿桂穗公路逃向龍勝縣。一條是我和我的太太及初生的嬰孩，沿黔桂鐵路逃向獨山。

我在桂林開得有一個大千書屋，正印出了幾部書，滿堆在二樓三樓，可是因為我先期到東安去了，妻又同鐘期太太太滂則訓女士住在建幹路。所以當我十三日抵達桂林時，桂林已陷入混亂狀態，大千書屋的門鎖我均未打開，只在室外望一望，寫字檯上攤着賬簿，銀行的存摺，放在敞開的抽屜裏。往晤余軍長，只望由辦事處想辦法，可是余軍長未會見，他留下話，叫我將家眷趕緊送上火車。

於是我由環湖路折返建幹路，妻正沒有主張，不知道我會不會回來，既見我回來了，她笑笑，覺得無所用其操心了。

西奔記

豈知操心的事情才開端，首先是我們放在建幹路的行李就有十幾件，小寶寶的外婆送來的毛衣等就裝滿了一箱。加上祖母爲孫子做的針氈，湊成一担。此外幾件大衣，幾床蚊帳，以及我私人在桂林搜購的比較貴重的書籍。那是我們兩個人所絕對帶不動的。

臨時決定，她抱着孩子，帶兩件行李，先到車站，我負責將其餘的行李弄到車站上來碰頭。

豈知等我到車站的時候，再也不見她的踪影。倒是碰到鄭警官，曹樹樺，曹立功，張傑三，駱志祥，……他們有是在書店幫忙的，有是在軍隊中跟着我的。

業已是天黑的時候，車站上人山人海，我們坐在站上呆候，並且幾次三番打發人去碰，但是總沒有蹤影。

一開始就是妻離子散的局面，我真忍不住一陣一陣地心酸。最後只好這樣決定，掏出一張名片，寫了如下的話，叫鄭清霞送到車上去：

「陳參謀白堅兄：弟眷已走失，無法成行，車何時開請即開行，不必等我誤事」。

一面我在心上打算，疏散的時期還有一天，我只好儘這二十四個鐘頭去尋覓她們母子。那時我還不知道，抗建路已經起火了。而在黑夜當中，她們是無處安身的。

誰知鄭清霞回來，說符太太已經上車了，她同鍾太太一路，鍾期森先生在那里渴望我去，似乎說乘車還有什麼問題。

霎時間，我覺得自己忽然比別人幸福，只要搬上了火車，離開了桂林，大後方有的是廣闊的人生。也有人從旁方面打聽了我是什麼人，聽說我有車可乘，他們她們也來附驥，有的用可憐的言詞，有的用女性的柔媚，更有的用金錢的「許夢」……這一切都因明知自己的困難而加以拒絕了。

上車了，聽鍾期森說，余軍長會到報館，說有小車，我可同他先到宜山，但此時是說也無益了。

軍長一離開，便有一位高參謀長傳諭下來，所有在軍長這個車廂裏的人都要下來，因爲軍長臨行會交代（？）參謀長一切由他指揮，他呢，首先就要在車上布置「辦公廳」。

西 奔 記

天曉得，在這人馬紛亂的時候有什麼公好辦。原來是高參謀長接了某公司一批貨，沒有地方裝，想把我們趕出去，好撈一筆錢。

我們被攔下車來，也同旁人一樣，望車興嘆。終於我拿了軍長准鍾期森一家搭車的名片，跑去找高參謀長合他理論一番。

他是由全縣先回桂林的，他來桂林的目的是交涉車輛，可是他只住在旅館裏接生意，而我們同軍長一路來的人，反而無法上車，未免太不近人情。

他表面同我敷衍，可是實際上祇是不理。我們既下來了，自然不好再上去。

我同期森兄急得在站台裏上上下下走，走到後面，看見了五七零團的陳團長，他說：

「符主任，你的家眷接來沒有？」

「來了；可是沒有車。」

「搭我這卡車如何？只是太簡陋。」

「我們的人多呀，」我望望鍾期森。

「半截車廂够不够？」

半截車廂當然是足够的：於是陳團長就命令原住車廂的士兵擠上頂棚，頂棚上的老百姓就被擠下來不少。

我同期森兄同時叫合家都搬到後面這車上來，「這是倒數第三截車廂，出起事來，比較前面要安全。」我向期森兄的老太爺如此說。行李儘可留在前面車上，也不妨礙參謀長的辦公的。

總共算起來，我們兩家不過十餘人，但是一搬過來，竟擠得半截車廂，幾乎爆炸。原因是拖了一條「熟人」的尾巴。在桂林混了這幾年，總沒有今天這樣「熟人」之多。

真是認識的有江天，（他的女朋友，女朋友後面的男朋友就不認識了）袁明（他的女朋友及女朋友的女朋友也不認識）萬毓琪，鄧清霞，曹立功，曹樹樺，張傑三，駱志祥，盧德芬，（和她的女朋友）……

西奔記

……這是我的熟人。

期森兄的熟人更多了，除了他父，母，妻，子以外，大姨媽，二姨子，以及點頭磕腦的男男女女一大羣。

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我們這時大有英雄氣概。

車一夜未開，讓我眼睜睜經過了一個難忘的恐怖之夜：

車站上是如山的行李和貨物，有一個顏料商人，他把囤積了三年的幾百桶顏料，花了幾百萬元才運到車站上。他實在沒有現款了，給了車站的司機五十萬元，然後叫碼頭快把顏料一桶一桶向車上搬，講定了一千塊錢一桶，可是當搬到兩百桶時，又有一個什麼管車的來要他兩百萬，他拿不出來對方就要沒收他的顏料，並且要逮捕他本人。這一下把他嚇慌了，只好又叫伙子把顏料搬下來，伙子仍然是一千元一桶。他找人承運這顏料，願意於到達宜山的時候與人均分。他並且會找到陳團長，陳團長說，沒有法子呀，你看我這裏人是滿滿的。

他這話頗令我感動，要不是我們佔據了車廂，他大可撈一筆，這樣，他給我們的面子，真是不小呵！車頭上每一個可站人的地方，都站滿了人，許多人把行李都不要了，攀在橫綫的鍋爐上，有的甚至於攀住烟筒，那是怎麼站住的，真令人不能想像。

車頂上人是滿的，捆行李的籠子裏也塞着人，椅背上是人，椅子上面自不必說，地板上也塞得水洩不通，車輪下面，也有人在那裏結繩而佔據。

此外未有上得了車的就塞滿在車站，在月台，在軌道當中，一片人山人海。火車頭開過來，像一條巨大的人的籠。擁擠的人消不開，便葬身在這龍腹之下，人們對於死亡，莫不關心。也很少有人哭。橫暴的侵略者的日寇，決不會因為你哭而放下他追殺你的屠刀。人們知道得很清楚，懷着恨，懷着復仇的心，自然就不會流可憐的眼淚了。

倒來倒去，倒了一晚上，車還沒有開出站，我們是一忽兒也不能眨眼睛，巴巴地在暗夜裏守候到天

西奔記

亮。

憊倦通得人頭都昏了

後來車終於開行了，但走了不遠又停下，因為是大岔道上，車尾撞了停在那里的車廂，死了十餘人。在桂林村之一炬的火光中，車開出了北站，而且經過了南站，每一個人都鬆一口氣，這一條性命，算是有了若干分的把握了。

十四日夜晚，車到蘇橋，這是一個小村，站在山南，山屏障在北面，鐵軌在炸開的山腹中走過，兩邊是陡壁，而且進口處是一個急灣，又是斜坡。

我們的車子不能進站，（原因是站長被某要人的副官綁在車上當路籤，開向矮嶺去了）只好在洋旗內面，山腹中停留了下來。

天亮還沒有走的消息，一直到九點鐘，每一個人都餓了。同行的人到附近村莊買來飯給我吃，我吃了。可是鍾期森兄一家都沒有吃飯；他問明了地處，扶老攜幼都下車去。

但是不到半點鐘，他們都回來了，據說是那農人家裏已沒有飯，要重新燒，又恐怕車子開子，因此只好餓着肚子回來。

陳團長聽見這個話，連忙說：「團部大鍋裏飯有的是，只是沒有菜吃，」期森兄連忙表示，飯可以吃他的，菜自己備得有，這樣將吃飯的問題解決了。

在他們吃飯的時候，我下車來，到村莊裏討茶喝。從那人家的後門口，看見又來了一列火車，大約有六十輛車廂，用兩個車頭一拉一送。在山口上停下了下來。車上的人，不消說，也是層層重疊，擠得滿滿的。

就在這時，那前面的車頭，摘下所有的車廂，只帶一個煤車，駛往站上看看，司機剛開足馬力，轉過一個急灣，看見前面停得有車，不過無論如何也軋不住了，車已失速，直闖在我們的車尾上。當時把守車及最後三輛車廂撞碎，死傷了兩百多人。因為我們這邊是軍車，彈藥也着火，車廂也燒了起來。

村中的老百姓看見火光的時候，已經是半個鐘頭以後了。

西奔記

我聽到老百姓告訴我說車上發火了，這才趕忙跑回來。走離出事的地方，才知撞翻了車，許多受傷者在路邊呻吟，也有人在哭泣。更有人用門板抬着死者，去埋葬在附近的窪地。有一個人頭也沒有了，皮也沒有了，只留下一付骨架掛着血肉放在門板上，就像放在屠桌上正在支解的牛。那抬着死者的不知是好心的多事者，還是他們可以認識出這確是他們的親朋。

走到停車的地方，看了倒在地下車皮，上面有四五〇五四的號碼，剛才我離開它是一車廂人，現在，只剩一個空壳了。

遇見期森嫂，她的腳已受傷，躺在土坡上不能動。她問我看見期森沒有？我說我什麼人也沒有看見。再問她是否看見符太太，她說，她也不知道。

我茫然！當時一切都變成零了，我想到如果一切都乾乾淨淨的話，我將忘記了老母弱息，流浪天涯，再也不娶妻，不交朋友，不問世事，換一句話說，就是脫離塵世，遁入深山，以了此千瘡百創的殘生。

因為我覺得天上沒有敵機，地上沒有追兵，我們為什麼要如此慌亂，以致造成翻車死人的慘劇！……碰着了哭哭啼啼的曹立功，曹樹樺，他們說鄭清霞張傑三都沒有事，只是找了一個多鐘頭，找我不着，以為我完了。

「不，我還活着，但是，符太太呢？」

他們也沒有見，於是我對他們說，「你們把兩個人看守并搶救一點行李，把三個人將鍾期森的老爺爺搬扶到土岡子上去，用兩個人分開找符太太和鍾期森，是活的找，死的找，先找車子附近，然後找兩邊山岡。」

這時候，他們把鍾期森的老爺爺太太以及三個孩子，兩個僕人，都送到土岡上去了。大家分途去找失蹤了的人們。我漠然地走到四五〇五四，它斜臥在山坡邊，從那車門望過去，上邊掛着一個孩子的衣服，我認得那是我的孩子的，那末，我的女人一定壓在這下面。但是當我攀到那出口的地方，却被一股蒸汽和灼熱汽油所發的火燄燒灼了我的手和頭。我下退一步，看見一隻眼在車下的脚，彷彿是我女人。我拼命

西奔記

向外拖把它和身體拖斷了，却無從斷定這是不是她的腳。

我抓着那一隻腳，從車廂裏躍出來，有人問「你搬着這隻腳做甚麼？」

「這是我的太太」我率直的說，問的人似乎太息的擺頭。

忽然我看見車頭軋入土山間擠着一個女人的屍體，那女人是穿着黑衣，兩腿白生生的，那決定是我的太太了，我武斷地設想，因為如果不是她，何以在我眼睛裏顯現得這麼動心？我扔掉手上的腿腳，攀到車頭上去，拚命將泥土從她身上撤去，但是結果我失望了，我的太太絕不會有這麼一條寬板帶，而且滿板帶都是關金。我頹然地再爬上山去，四處都輪着受傷的人和已死的屍。我再跑下山來，火車頭還在那里不住地喘氣。

「救命呵」，我聽了不只一個人的聲音，都是從煤車下面發出來的。有幾個人被壓在鐵軌之上煤車之下，頭在裏面，腳在外面，有一個男子我看他的褲腳頗像期森兄，我拖拖他但是拖不動。

「你是期森嗎？」我問。

「救命呵」，他是湖北口音，「做好事先生！」

就算他是期森也無法救的，因為車頭既抬不動，鐵軌也是搬不開的。

我終於絕望地放棄一切了。

「符太太找着了。」忽然鄭清霞來拖着我就走。

「在那里？小孩子呢？」我邊走邊問。

「恐怕是無救了，不過錯不了。」

就像「鐵流」裏面史梯班托着她的死孩子一樣，曹立功從車頭下的煤水堆中把她托了出來，她的臉已和身上穿的衣一樣，一色的烏黑。

可是她的肚皮已經沒有了，肚子已變成一個黑坑。用手探探，竟探不出她尚有呼吸沒有。

「死得好慘呵！」因為時間太久了，差不多的死傷者都弄走了，人們聞着便來圍觀。

記奔西

這同情的聲音反而激怒了我，我怪他們袖手旁觀，不來幫忙。

「死了就死了，有什麼稀奇？有什麼看的！」

我叫他們找一塊門板，先把她攤上，心中作着怎樣埋葬的打算。

人叢中忽然走出一個土頭土腦的人，他用手法摸摸她的鼻間，從他脅下取出一個碗來，叫我：

「不要緊，有救，你去舀一碗水來，不拘是什麼水。」

我接着他的碗，沖到鐵軌邊的水溝里，舀了一點帶泥帶血的水，交給他。

他裝模作樣的畫符，念咒，然後將水交給我，叫我灌在她的口裏。

人們紛紛地議論，說一喝生水就沒有有了性命。但是我覺得死已經是死了，讓她在蔑視中斷氣，不如讓

她回過一口氣來，說不定能睜開眼睛，與我作最後的一見呢。

水灌下去，她公然地動了一動眼皮。

「嘻，不是好了！」那人拍拍自己的腿子，踉蹌地又擠進人叢中去了。

不能拾去埋，當然只有拾去診了。聽人說山背後有醫院，我們就向山背行進。

驕陽灑遍了山前山後，晒得我們七竅生煙。

經過了幾次周折，終於拾到一個祠堂裏，那裏已經有不少受傷的人，還有拾到那裏氣絕的兩個女子，

和一個火車上添煤的人。

那兩個女子一個因膀臂折斷，腿也折斷，不知什麼人拾來就走，無人負責，醫院不敢動手術，流血過多死了。另一個是孕婦，不知傷在什麼地方，竟是顏色如生的死去。

那個火車上添煤的人呢？被鍋爐裏的開水把他盪得從頭到腳沒有一寸皮膚，紅肉癱瘓地變成了一個血

人。

將她放在屋簷下，一個看護走來看著生氣地問我們：

「這拾來做什麼，死都死了。」

西奔記

鄭清霞氣勢汹汹地和她理論，

「我是醫生，她沒有死。」

「哦，你是醫生嗎，好的」。看護忙著跑進手術室去了。再也沒有人來管我們。

「你們的院長呢？」

「在院本部。」

「院本部在那裏？」

「此去有半里路。」

「姓什麼？」

「姓秦，泰山秦。」

「你們照護着」，我向鄭清霞他們說，「另外派三個人去把鍾太太也抬到這裏來。——我去找秦院長。」

我汗溼淋漓地走在路上，世界變得忽然岑寂了起來，沒有一點聲音，我腦子裏空空洞洞。好像我唯一目的是奔跑，奔跑……奔跑到自己也不知道的終極目的去。

走在一條巷子裏，迎面碰着一個中年男子，穿着中山裝，手裏拿着一枝烟嘴，花白頭髮，四方面孔，很有精神也是很慌忙地走來。

「請問，院本部往這走吧？」

「呵呀，你找誰？」

「我找院長。」

「誰？」河南口音非常之重。

「醫院裏的秦院長。」

「我就是。」

「哦，秦院長。」我恨不得用手去抱住他。「我的女人撞車受傷了，很重，請你救救看，要多少用費，我照給，照給你。」

「我正是去指撥他們四出救護，手術有醫生照料的。」

「沒有，」我斬截的說。

「不會吧。——你貴姓？」

「我姓符，我是從桂林來的。我叫符浩。……同行遭難的多了，我還要到車上去。」

「你是符浩，大千雜誌的發行人，我記得有一份你們的雜誌。」

「那好極了，秦院長！」我不勝欣喜地，「請你同我去看看吧。不管死的活的。」

「好。」他不遲疑地說。

走在路上，他問我碰車死的人多不？他又告訴我，他們醫院裏全體出動去救護，重傷的已經有一百多名了。

「死的更多呵」，我說：「有好多壓在鉄軌上喊救命。」

走進門的時候，他說：

「你是符沙的哥哥吧，符沙是我們軍醫學校的同學。」

他叫他們把受傷者抬到屋內去，並且問傷在那里。

我不知道傷在那里。

揭開臥單一看，頭上有傷，手上有傷，但都不重。

「整個的肚皮沒有了。」她穿的黑衣服，肚皮地方也是黑的。

秦院長叫用水沖洗，沖去了煤渣，却再也尋不出肚皮。

「符大哥」，院長把我拉在一邊說：「看樣子嫂夫人是沒有多大希望了。——只要一發破傷風或者腹膜炎就無法救了。」

西奔記

「未發以前，請你代我盡盡人事。」

「好的，我們試試看，你不到我家下歇歇嗎？」

「不，」我說。

秦院長正要走出，他們又抬着鍾太太來了。

「再請你看看，秦院長！」

「不消，」一個醫官說：「剛才已看了，她不過是輕傷，傷了踝骨，并無骨折。」

「符先生，」鍾太太說，「你去替我找期森呀，他要沒有命，我也不願活了，你們不消診我，先去找期森，他是先下來的呀，我是跟着他跳的。——哦，符太太呢？——呷，死了！」

「你們照護着，」我說，匆匆地走出再到覆車的地方來。

好像銀幕變換，此時此地的情況又自不同：

鍾期森的老太太守着老太爺的屍身痛哭，一堆婦孺，誰也沒有辦法。

我被催促着再去找鍾期森的下落：

一走下坡，只見坡邊躺着許多不知是死了，還是重傷的人。有一個被打破頭的婦人，向我伸出血污的手，她的聲音瘖啞了，我從她的表情知道她是要人救濟，因此我拉住了一副空担架（是醫院裏的，他們空抬着走上走下不知是什麼意思。）答應給他二百元拾到手術室那邊去。那婦人點頭示意，說她身上有錢，我逼着担架將她抬去了。

接着又有許多能走動和不能走的，爬的爬，跑的跑到我身邊來說他們她們願意出錢，那怕就是兩百元也好，希望用担架把他們或是他們的親人抬去。他們以為我是醫院裏面的人。

我告訴他們醫院在山背後，同時也另外抓了幾次担架，但是這些担架，總是一去不回。也不知他們是嫌錢少，還是已經太累了。

忍心地拋棄這些受苦而無告的人，我爬過對山，在森林中，在山崖間奔跑，沒有見期森的影子，打聽

西奔記

也打聽不出下落。

在叢林邊，一排排擺着有十幾個孩子，都是嬰孩，我希望我的孩子也在裏面，走過去檢看，有些孩子是已死了的，有些是哭倦了，以至哭不出聲，也有兩個是睡熟了。

她們除伸手以外都不能動，是一個好心人把他們拾攏來像排隊一樣擺在這裏呢？

我的孩子不在裏面，她是太小了，（只有一個月）同時，我覺得所有這些，都是我的孩子，但是誰給他們集團毀滅？誰使他們甫入人世，就是這樣悲慘地離開人世？而她們的母親呢？她們的父親呢？她們的諸伯伯叔叔哥哥姊姊呢？唉！

靜默的，我在那兒肅立了三分鐘，帶着苦悶的心，我悄悄然走開了，沒有誰注意我，我沒有注意誰，這宇宙是如何地寂寥！

覆了的車差不多要燒光了，我作萬一的想法，也許有人將期森抬到醫院去了，或者他沒有事，只是一時未見。……把他老太爺的事情處理一下吧。

首先是買棺材，我走遍了幾家棺材店，才買着一付，然後買紙買石灰，……這一切好像有誰在旁邊指示，其實，我是看也沒有看見人家做這一類的事情的，至於我自己，從來沒有經手埋過人。

好容易把棺材送到了，却沒有人來裝殮，這時宋振聲兄從軍部派了兩個兵來，但他們就抬棺材都可以不肯動手沾死人。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商量張傑三（他是跟着我的一個小孩子。）把老太爺的屍首裝殮掩上棺蓋。……

這時，奶媽走攏來，交給我一包首飾，她說，符太太同小孩都沒有了，她只好各自逃命，這一包首飾是符太太交給她，說萬一有危險，她和我們走散了，給她撫育孩子的。現在她也歸還我。

我拿着這包首飾呆了一呆，她爲什麼不拿這些東西逃難呢？這好心的婦人呵！我打開來，裏面還有鈔票。給了她兩千元，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即將那包首飾放在我的制服口袋裏。

紅日已西斜，蒼茫中似有夜色襲來。

西奔記

如何處置這當前的情況呢？我找着一塊岩石坐下，私心忖度：

我與妻結婚時，曾有諾言，無論患難疾苦，互不相棄，她死了固佳，萬一不死，將奈何？

埋葬死者是很簡單的事情，生者如何？期森的太太已傷，孩子又多，他母親年邁，火車已覆，行李已失，更如何再度成行？

於是我下了決心，再去會高參謀長。我說，我不去了，我要留在蘇橋，等我的太太死去。希望他准許
鍾期森的太太搭車。

他仍是不准，並且有意地說，「本軍的人都沒有地方，那裏容得外人。」那意思好像我不是本軍的人。我看看陳團長馮副團長都受了傷，纏伏在車廂的一角，知道交涉也沒有用。

到其他車廂看看，經理處的車空閒着在那裏打牌，但是，高參謀長他自己也管不了經理處。我想到需要借一點錢，這個，高某也不負責，只好由陳參謀，朱祕書以薪給担保，借了五千元，我拿來全數給了期森的母親。

由軍醫院到蘇橋車站，大約有五里路，我又跑回來，忽感腳底發痛，原來我新作的一雙熟膠底皮鞋，被跑掉一層，跑穿一層了。

醫生保證她的傷，不會致命，但期森太太無論如何不肯走。她只有一句話，要見期森。活着要人，死着要屍。她會以不見期森拒絕治療過。

我淚淚均下地勸她，叫她看在三個小孩要娘的份上，看在她腹中未來的小生命份上。

「至於期森」，我說：「他也許並未死，縱或死了，我一定拍照，然後埋葬在老太爺的墳邊。」帶着勉強，又僱了一付担架，把期森的太太抬到車站上去。這時第十軍的軍車已升火待發。高參謀長無論如何不准把受傷的人抬上車去。

「站長已經回來了」，他說「你找站長去，他站長不能不負責任呀！」
於是我又往站上奔。

西奔記

在車站門前，遇着軍校的同學彭止戈兄，他也是來交涉車的。因為站長空擠滿了人，他無法進去。我氣勢汹汹地同他往裏面衝，衝到站長面前，我說：

「你是站長嗎？——我要同你拚命！」

站長摸不清頭腦，只好問我：

「什麼事？」

「就是這樣一回事。」我說：「我是掃蕩報的職員，今天撞車了，報館的總編輯撞死了，他的老太爺撞死了；我的小孩子死了，太太死了，……現在總編輯的太太受了傷，老太太小孩子無車可走；你要不負責任，我就同你拚命，橫直抵當撞死了的。」

站長看見我這種不可理喻的樣子，他有些怕了，一面對我講些抱歉的話，一面暗示說沒有車也是沒有辦法。

「我不要吃你道歉」，我說：「沒有車總是不行。」

「車是有的」，站長又說，變了方法：「只是擠不上去也是枉然！」

「那你不管，只要你指定了那一輛車給我，上不上得去是我的事。」

「好吧，站門口就停着一輛車，車號碼是「二三九八」，二等客車，我就撥給你裝受傷的難民，希望你多帶幾個人走。」站長說完這些話抽身就走：「是不是有車頭，我也不知道。」

「聽清楚，站長，這輛車是已撥給我的呀！如果你再拿來給別人，惹出麻煩來，就莫要說我不偏你。」

「不必逞強吧！」站長說：「我們也是不得已！誰願意出事！」

我跑到第一股道「二三九八」跟前去看，不覺暗暗叫苦，原來車上車下都擠得滿滿地，莫說受傷的鍾太太，就算我們壯健的人，就算一口花針恐怕也難得插下去。

無法，我只能再度折返；向尚某請，你不給我們車可以，請你給我兩班兵。

西奔記

他問清了情形，派了三班兵，由一個排長率領，聽從我的指揮。等到我把他們集合攏來，帶到車站的時候，夜幕高張，已經是伸手不見五指了。

摸摸索索，我叫他們都等在車站上，然後大聲向車上發話。

「你們這個火車上的人都下來，這二、三、九八號車皮，已經由站長發給我們裝軍隊往桂林增援，馬上就要開了，你們剛從桂林逃出來，不下來就要又送回桂林去了。」

一面我叫他們兩班兵在車門兩頭佈了哨，一班擠上車，車上的人只准下不准上。到車上去除他們自己的座位以外，還要留三排空位置。

車上立刻起了騷動，一片喊叫，同一片哭聲，有些婦人，就不顧性命地由車頂上滾下來，跌傷沒有也不管，行李丟在車上也不管，只管盡情地嚎啕大哭。也有些人倔強地不肯下車，士兵用槍打他們，把他們趕下來。這情形，使我的內心像刀刺一般的痛，但終於咬緊牙關，忍過了這一凄苦的場面，直到有三排空位，把期森太太和他的老太太孩子們送到車上。叫士兵擠在車廂的兩頭，然後撤去哨兵，告訴車上的人，車還是開柳州，未下來的人，可以不下來。已經下來的人呢，他們是再也無法擠上去了。

於是又有人找着我，給我錢，叫我准許他或她再上車去。我不斷搖頭說沒有辦法。這時惱怒了兩個武裝同志，拿出手榴彈來，要向我扔，得虧有人扭住他，奪下他的手榴彈，要將他們押解到軍部的車上去。我勒阻了自己的兵士，并且讓他們兩個人上車，有一部分人跟着湧上去，一直擠到門邊以及踏腳的地方，馬上又是水洩不通。

我再從窗戶口擠進車去，告訴護送的江天兄及盧德芬女士，告訴他們未失的箱籠在軍部車上，這一節車廂也是排在軍部的車頭上。我自己決定留下在蘇橋，料理符太太的後事。

一個人拖着疲倦的身心，離開車站，路上是漆黑的，黑暗吞噬着我，使我茫然。可怕的暗夜，好像是永不會再亮的樣子。

已經到醫院的所在地了，可是因為白日匆匆，夜間竟不知方向，找人問路，結果問到了院長公館。

記 奔 西

院長叫我坐下休息休息，問我吃了什麼東西沒有。同時向他的太太介紹，說這就是大千雜誌的發行人。院長還說起他的大女兒也頗愛文學。

我只拚命地喝茶，而且重複地要求他診視我的妻子。他說已經同醫務長商量，自當盡心盡力。

坐着談了一會關於桂林這一次疏散的事情，對於交通之紊亂，官僚之顛預，言下都不免吞聲。

擺出飯來了，我好像有什麼事梗在心上，竟一粒飯也吃不下去。忽然聽得有狼號的聲音，聽看護兵說，一定是在吃躺在野外的死人。

我想起鍾期森的老太爺雖說放進衾材裏，但並沒有釘，萬一給狼吃了豈不是糟糕。雖說一天的勞碌使我已有了動彈不得之勢，我仍跳了起來，拉着兩個看護兵到小街上去買鐵釘，打着燈，尋到山上去釘衾材。走在森林中，周圍都是鬼森森的。脚下有時踏着血跡，有時踏着死人。我很奇怪，又不是作戰，怎麼有人死在這不當大路的地方，看護兵說，也許是受了傷以後，想奔到醫院裏來，無力便躺在路上了。

很多箱箱地在滿山，內面都是空的，是強暴者取去了裏面所裝的什物，只剩下枕頭，書籍，裏面有雷本和有關軍事機密的書，我叫他們隨便集攏來，燃火燒了，在陰暗的天空下，發出一些微弱的光。

當他們釘着釘子的時候，我跑到山頭去看看，一切沒有聲音，寧靜顯得白日的經過，好像一場夢。

再回到所謂手術室的破廟裏來，妻仍在昏迷當中，已經由秦院長秦醫務長派了一個特別護士——戴小姐，和一位女醫師——蔡醫官，守護在那里，據她們說，妻有一次口中偶然有了聲音，腹膜尚未發炎也許有救。我沒有什麼話好說，感謝嗎？無從感謝起，埋怨嗎？除了日寇，我能埋怨誰呢？

於是我只默默無言地同她們守候着那死屍一樣的病人。有時我疑惑她已經死了，因為她要有生命的話為什麼不叫痛也不動頸呢？

但是她的臉色像玫瑰似鮮豔，面頰是白裏泛紅，在凄慘的豆油燈光下，我似乎從沒有見一個女人的臉子是這樣美麗過。

有時她的嘴蠕動了，她的話是模糊的，但是我懂得，因為她在重溫我們在桂林的生活。她告訴我，我

西奔記

每早晨吃的生雞蛋在抽屜裏，他告訴我母親昨晚送了雞來，我可以吃一點鷄湯再去睡覺。她示意叫把孩子交給她喂奶。「奶媽呢？」她問，她的意思把奶媽辭了，可以節省開支，因為她的奶是足夠奶一個嬰孩的。……她閉着眼睛繼續地講這些話。蔡醫官說，嚶語是要不得的，探探她的頭上，已經有一點發燒；她叫戴小姐去弄一個溼手巾來搭在她的頭上。

我正躊躇着不知怎樣安頓我自己，忽聽到遠遠的炮聲，還有沸騰的人聲，砲聲愈響愈密，人聲是愈遠愈寂。護士室有好幾位小姐一面穿衣，一面向外跑，她們戰兢兢地問是不是敵人來了。

「不會，絕不會」。我告訴她們，我前三天時在東安和全縣，並且九十三軍正在全縣佈防，甘棠渡有重兵，龍虎關有軍校學生，……他們不會毫無阻擋地讓日寇進入廣西，進入桂林。就算沒有阻擋，日寇走路也走不了這樣快。

「那麼，這砲聲？」

這個，我就無法解釋了。

砲聲愈響愈近，似乎敵人就到來了跟前。蔡醫官和許多護士小姐都跑到山裏去了。戴小姐胆子大一點，她相信了我的保證，算是沒有出去。

第二天早晨才知道昨晚并不是砲聲，而是我們自己在破壞桂林的飛機場。

小街上已經住滿了綏署特務團，他們是從桂林撤下來的。有兩個副官，是我在軍校的學生，我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是向後方走。他們在走以前，會向黃旭初請示，綏署應該往那裏走？回答是省府都沒有決定，遑論綏署？於是他們就大家默契，將官以上各取十萬元走路，以下有的是武器，那里都好走。

昨天還有肉賣，有小館子，今天一律沒有了。只有一個大坪，大家攤出車上「得」來的衣物，形成了一個大地攤。

醫院是奉令遷長安，秦院長的決定重傷由火車到柳州，輕傷能走路的行軍由百壽，融縣到長安。他問

西奔記

我的病人如何走法。我想火車如起變化，誰也無法辦，故決定抬着跟了他們走百壽到長安。當天晚上，特務團因細故（他們住在老百姓家，用老百姓水缸裏的水，老百姓不肯。）把一條小街燒得精光。我們同居民都飽受虛驚。

火燒到院長公館隔壁為止，院長太太跑到院本部沒有回去，一切什物丟的丟，賣的賣，同我們一樣走上了逃難的路。

一羣開蕪橋就盡是一些荒僻小徑，頭一天走到山口，誰也累得喘不過氣來，店家無論如何不讓一個垂死的人抬進屋去，我們只好把傷者放在屋簷下，用兩條板橙攔了担架，作為她的「行鋪」。

第二天就上山了，我曾在湘西行過軍，但因為沒有許多拖累，並且可以在坦蕩蕩的衡寶公路上騎馬飛奔，廣西的山路，可絕對不同了。它只是山而不是路，尤其是不能讓你抬着傷患走的路。

一些名稱也非常有意思：

有一個地方叫三大砲，第一大砲是向上十里曲曲折折，第二大砲，是直如箭矢，陡上十里；第三大砲，是一條斜線攀藤附葛，又是十里。走完這三十里再有一個高嶺，叫做苦麻嶺；實在不是，原來是叫做哭媽嶺，任你英雄好漢，到此也要累得哭媽媽。

我們自然更累，病人早晚要換藥，過了兩天，她竟知道痛楚了，換藥的時候，她只叫設法弄死她，因為縱活着也是太苦痛了。

好容易到了百壽，我們以為到了縣城，總該可以知道一些「戰況」。

豈知一到城門，就碰了許多難民向回頭走，他們說，有許多自衛隊拿着槍在城門口檢查，把行李都給檢查去，人也不放，給他身份證看，他就將它撕了。因此叫我們打轉。我們為了行動自由，沒有參加醫院的行軍序列，現在他們前面的隊已走過去了，若把我們留下，豈不糟糕！但不走又如何呢？只好硬着頭皮，向前去闖。

城門口果然站着幾個武裝的自衛隊，上了刺刀的槍端在手上，隨時都可以開槍殺人。果有行人在那裏

西奔記

受檢查，並且在我們進去以後，再沒有見有人進城，那樣多的人，難道能全部捉去嗎？他們回頭又何處藏身？這種苦難，比任何苦難都使人莫可如何些。

幸而我們是穿着軍服，又抬着傷者，看那樣是醫院裏的，不會有什麼油水，因此被他們輕輕放過。

一進城就碰着秦院長，他們還沒有走，據說桂林還沒有失陷，全州確實是去了，興安靈川都相繼失陷，龍虎關也沒有守住。

最值得注意的是說日寇已由越城嶺進攻龍勝。後來又說，龍勝是被股匪佔領，股匪是楊標所部，他們在湘桂黔邊境是最猖獗的一股。

我母親是在籠勝的，她的安全成了問題，我不能想像年已六十的母親怎能在這崇山峻嶺中逃難，加上沒有錢，沒有吃的，她的情況，使我憂念無已。

儘是憂念又有什麼用呢？既無力量制止日寇的進攻，又沒有力量防禦土匪的侵襲，明擺着只有城門口那幾個什麼都不懂的自衛隊的兵把槍口對你，說不准走就不准走，說要你死，難道你能活嗎？……一個人的生命是多麼脆弱渺小：在社會停滯在封建階段，人們那得不去相信命運？想想那些在城門口失掉一切甚至失掉性命的人，還能有什麼高超的辦法呢？

挨黑邊，特務團也來了，還有些不明番號的散兵。更有大隊伍的兒童，她們是李夫人辦的兒童保育院的院生。

在逃難當中，她們還在儘量維持紀律，集體排隊走，集體住紮。每人背着簡單的行李，草蓆，吹甯子吃飯，飯是自己輪流燒的。

他們最大的不過十三歲，最小的只有八歲；他們的父母是被日寇殘殺了的，她們自己不知道那里是出路。誰能想像日寇給我們民族幼芽以多大的折辱，當你看見一個八歲的孤兒在生死的邊緣爬行的時候！

好容易到達長安，我們以為就從此可以長治久安了。現實的困難可多：

西奔記

首先是沒有住處，我們是在醫院先頭到達的，醫院設營的人都沒有到，長安市上擠滿了人和兵，無處容納我們。

同行的丁醫官建議，把病人抬到融縣衛生院長安分院去。起先衛生院推說沒有病房，過後又說沒有醫藥。我們不管他答應不答應，搬登的住下。丁醫官他們只好另覓火鋪。

晚間衛生醫院的護士來換藥，揭開傷處一看，已經有很大的氣味，她從來未見這樣大的創面，不知如何下手。我指揮她像丁醫官人式草草的換了一下藥，她再請院長來看，院長竟有意叫抬到後面的「落氣房」去，因為他覺得這樣的傷勢會好，那將成爲奇蹟了。

這一夜我守在病床邊，萬端感慨。老母弱息，不知生死存亡。再看病床上形銷骨現的病人，那白紙似面孔凹陷着兩眼的樣子，比一付骷髏還使人害怕。

想同她說兩句話以破除這恐怖的氣氛。但她似乎睡熟。第二天幾個出力的人，都來請示今後的行止。我說，「我們只好留在長安，好在你們都是出力」。商量的結果是拿出一對金戒子來換了，叫他們去買點傢伙，到墟場上賣桂林米粉。

關於病的事情，我去找院長，這位院長他却不像秦院長那樣的受商量，一切都回答沒有辦法，他甚至向我訴苦，說分院怎樣缺少經費。我又拿不出很多錢來，只好乾着急。

幸而第三天陸軍醫院來了，秦醫務長走了一天的長途，還沒有休息就過來探視，他聽說病人沒有死在路上，表示安慰。但是經過他一番檢視，發現小腹以下，皮肉脫離，成功一個十寸闊八寸深的口袋，口袋的底層已經化膿，藥之不及，針之不能。

再過一天院長也來了。我找到他們那裏去商談，只有一個辦法，在小腹下面，口袋底上再動手術，把它剝開，然後用水沖洗留在裏面的渣滓。

但是病人是否受得了，他們問我的主張。

我始終主張冒險，如果她終久不治，拖着多活幾天是沒有意思的；不如冒險動手術，也許有不死的希

西 奔 記

望。

由於我的堅決，秦院長秦醫務長同我一路去見那位衛生院長。

經過他們的懇談，衛生院的譚院長贊成動手術。可是他那裏沒有器械，也沒有人手。

這個，秦醫務長說沒有問題，只借他的地方。

再過了一天，由陸軍醫院搬來了全副器具，在衛生院又動手術，將那個大肉口剝開，用水沖出了頭那樣大的煤渣十幾顆。醫務長說，這比子彈還可怕，因為子彈經過高熱消了毒，而這些煤渣，是骯髒得很的。

經過了這一次手術，妻的身體已經無法支持了。

她整日的無語流淚，我呢也沒有話好說。

可是病症已沒有了，醫務長說：生命危險，很快的就要成爲過去。肚皮是沒有辦法長起來，除非殖皮，把腿子上的皮，點殖到肚子上去。

爲了尋藥物，我走遍了長安市，市面相當繁榮，可是平添上上干的傷兵，使地方當局，增加了不少麻煩。

首先是住的問題，戲院會館，四處都住滿了。

其次是吃的問題，雖說抵扣軍糧，但是一時又那來這多谷米？

兩天以後，由柳州來的一批重傷官兵也到了。塞得長安竟成了一個傷兵世界。

首先是由長安各界開了一個慰勞榮譽軍人大會，並且送了一點慰勞品。接着是秦院長招待長安各界會商管理辦法。劃定了住地。雖然有些小的糾紛，終算沒有出大事。

可是關於戰事的消息，却非常不利：

日寇已侵入桂林，張長官在柳州表示無兵可調，又無險可守。惟一的希望是恢復民團，把綏署所有的輕重武器，資令各縣長具領，轉發民衆。隨時隨地予進侵的日寇以打擊。當時誰也知道這是一種不得已的

西奔記

決策，所謂民衆，良莠不齊，廣西民性強悍，曾經是殺人越貨的土匪淵藪，由於李，白，黃十年的勵精圖治，才至於亂，可是生聚十年，教訓就遺得十年，現在差一半工程，以不教民「亂」，這騷亂真不知伊於胡底？

據我個人身入窮鄉僻壤的觀察，廣西民衆，至多只能對日寇作亂，而不能對之作戰。因為廣西征兵的澈底，可用之兵都已在抗戰開始的時候送到了外面，李品仙主皖，廣西人和廣西兵又去了不少；李宗仁駐老河口，他的主幹部隊，又是第五路軍。剩下來的婦女，再不然就是逃兵，逃兵役的人也不少，大家死守着窮困的家鄉，度着十八世紀的經濟生活，除了賭博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羣衆生活，而賭博的結果，時常是偷盜的先鋒。

偶爾遇着小孩子的先生，桂林女中的饒女士，她在長安中學教書，就住在衛生院對面，她去看了妻的病，特意到林半登先生那裏替我找來消炎片。這對於病人是太寶貴了。因為制止發炎，是求生的唯一的途。饒先生又對我講，孟超也在長安中學教書，於是我又去找孟超。和他談起廣西前途，以及中國前途。他說幻滅的情緒是有的，但也不必太悲觀。執政的當局，各人都算盡了力量，一來是外來的壓力太大，二來是民衆的程度，換一句話說民衆的力量太差，如果一個民族，表現不出它的作風與意志，是最大的危險，也是最大罪惡。

我問他萬一敵人來到長安，他將如何？他說韓北屏在昆明有信約他，他自然是向後方走。

我開始向他們借書看，找些歷史和小說來看，一時就似乎忘記了當前的世事。

更有一天，在衛生院的走廊下，遇着一個受傷的連長，劉少卿，他是第十軍一百九十師的，他在衡陽作戰受了傷，又在蘇橋碰車受了傷，他已是陸軍醫院的傷官，可是自己跑到衛生院來換藥。他知道了我是第十軍的「老人」，趕緊回去約他的太太來看我們。

我要同他到他的住處，他不肯，過後我因為在一家門口看見他的太太，進去坐坐，才知道那裏是一個賭場。許多傷兵在那裏聚賭，也有些本地地方的人。

西 奔 記

劉連長趕忙來告訴我，他同這賭場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他的家眷沒有地方住，不能不擠在這裏，我問他這賭場是誰開的，他說是醫院的會主任，後來我把這話告訴了院長，院長說，不止一處呢！不過事情得緩緩的辦。

駱志祥他們賣了幾天米粉，因為不會做生意，竟將資本全部蝕光；事到其間，我也無法兼顧，只好寫了一封信叫曹樹樺，鄭清霞他們去宜山找軍部，駱志祥他們是廣西人，仍舊回蘇橋去，因為我們到長安的時候，蘇橋還沒有失。

什麼人都走開了以後，我才喘過一口氣來，感覺我是在活着。時間也比較空閒一點，我就憑自己的記憶，向朋友們寫信，這些信發出去，久久沒有回音，我知道是交通不便，跑到電報局去發了兩通電報，一給宜山的余軍長，一給龍勝家裏。

會作特別看護的跛小娘來了，她說她找到一間民房，因為醫院要他們集中到院部住，她可以讓我們。她真正的希望是仍要她担任特別看護，陪着妻住在外面。

我去同院長商量，目的只達到一半，就是他仍須到院部住，不過可以成天陪着妻，担任特別的職務，所有一切做飯等雜事，都由她負責，這樣，我真閒得連做賦的時間也有了。

南方的庭院，充滿了花草鳥魚，在我們住房的窗戶望出去，窗下擺着一個大金魚缸，有盛開的石榴立在缸邊，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主人家走苗山做生意的，他會講苗話，喜歡喝兩杯酒，逢了墟期，我就到市場去買一點肉，買一隻雞，拿回來做好，請他喝兩杯，談苗人和苗人的風俗，言語習慣，曾經有一個時期，我打算同他一路進苗區去。後來因為時局緊張，沒有去得成功。

這時長安的賭風甚盛，因賭談到匪，房東告訴我，楊標的匪部，要進攻融縣和長安，原因是他派一個姨太太進城打探消息被縣府捉住了。

縣府的意思，倒并不是和他作對，是怕他投降了日寇，造成大亂，聽說他最寵愛這個被捕的姨太太，

西奔記

想借此威脅他答應收編。後來他果然收編了，是不是姨太太之功，我倒沒有打聽。

我無事往長安街上打轉，遇到了軍校的同學呂鑑貞，她是從柳州來。她的先生張春浩，也是軍校的同學，現任柳州西醫接運處的處長，搶運鹽斤濟湘，他正在國爾忘家地努力本身的職務。

還有從前在空軍第三大隊的同事，章鼎時，他正由桂林向長安運滑翔機，聽了我向他說許多可憐的遭遇，他便留下一封信叫我到不得已時去找一位陳先生，這位陳先生他正在接洽奔走收編楊標的事情，我們那房東的消息，都是由陳先生那裏聽來，因為陳先生是地方上的聞人，他家裏裝有收音機，可以知道各方面的消息。但是我沒有去，并非是我沒有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而是我簡直怕去找人。

龍勝有回電來了，電文是：母安，詳函。

接着詳細的信來了，弟弟告訴我他逃離的計劃：是母親的安全第一，自身的工作第二，所以目下已經將母親送到離縣城數十里之鄉間，預備了米和必需的鹽。他自己隨着縣府撤退。

在這裏他還寄了洗創用的雷佛奴兒等藥粉，并主張將病人送到龍勝由他來醫治。

我不敢相信龍勝的安全，而且也再沒有力量走動，就是不走動，生活也大成問題。

宜山也來了電報，希望我速到宜山。

若是我攜眷走，仍是不可能，不往宜山又住不下去。

妻和戴小姐極力主張我一個人去，劉運長也來說，關於妻的照料，他們夫妻可以負責，於是我就決心跑一趟。

臨走的前夕，我請房東吃飯，又囑付了他，他說時局一緊張，他就一家往山裏去，符太太也可以一路，不過希望她能好起來，只要走得路就不怕了。

其實，我這些付託都是白費，最終我仍然是去找院長，他要走動的時候，有不少的傷兵，只要他能攜帶一個病人是不成多大問題的。

商得了張傑三的同意，我們兩個人由長安出發，預定的路綫是走融縣，和陸，小長安，羅城，到宜

西奔記

山。

出發的前晚，秦院長來通知，說余軍長由宜山寄來五萬元，問我是否等取到錢再走，因為銀行通知單晚了。我想到余軍長寄錢來不過是要我動身，白等一天可以不必，五萬元請秦院長取來作醫藥等費用，至我後願之憂，我還是於次日黎明出發。

豈知這一打算的錯誤，竟種下了及身的禍患。

我從長安動身的日期，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雨後新晴的天氣，充滿了普照的陽光。我同妻告別，不覺悲從中來，陡然意識到患難與俱，也許這樣平易地一別，便再也不能會面了。頓時失掉了上路的勇氣。

幸好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只是催促早一點動身，免得搭不到船，又要多走幾十里路，船是搭着了，雖然有些擠，但比走路要舒服，乘客們居然利用這時間賭博，開起攤番來。有一個稅警竟輪到上萬塊錢，他還滿不在乎地說，昨晚輸掉了五萬元呢！

不到十二點鐘，就到了融縣，往文廟去會楊子人院長，蒙他招待到館子裏吃飯，縱談往事頗為歡洽，楊院長說，抗戰這多年，再沒有像桂林撤退這樣慘的。什麼交通工具都沒有，沒有辦法，院長只好親自來，他曾經抬了幾天傷兵呢！是的，沒有了工具，每一個人都只好供給「原始」勞動。

我說。我的家眷還丟在長安，她真是九死一生。雖說生命的危險似乎可以沒有，可這生活與殘疾的顧慮也够使人心焦。

至於我的母親和小孩子，在龍勝縣也不安定，那兒是苗僑僮壯，野蠻之區，而且地當桂穗公路，也是日寇窺伺之區，來日大難，言之心痛。

楊說：倒是野蠻之區，還有淳厚的蠻風，比如說：熟苗都是野蠻之後，生苗才是蠻尤之後呢！生苗喜歡殺人，他們認為殺一人，比打一個野獸強，因為一個人身上至少有一套衣服說不定還有茶葉或鹽，以及金錢等等，打死一條野獸剩下一張皮來，所值幾何？自然你同苗人談法律道德是談不通的。他們不亂殺人

西奔記

，可是他們也沒有法律，有一種簡單的不成文法，就是他要證明誰是偷盜，或者是欺詐，就把誰拿來殺了，毫不徇情。

本來苗人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不爲名不爲利，我們也不會跑到苗區去。至於爲日本人所逼，避到他們那裏去的，他們也頗具同情，因爲他們的祖先也是被我們追到那些荒蠻瘴野的，最怕的是土著漢人，他們殺人越貨，又貪財，又無道德觀念：

有一次楊院長他們借住在一個鄉公所里，洗洗臉解下的手表就不翼而飛。他只問了一聲，鄉長就不答應，說他譚人作賊，一定要交出人來，拿去槍斃，嚇得楊院長對他趕忙賠小心。

但是轉過身，却見鄉長拿着那手表，在同他的僚屬開會欣賞，也許是在研究那手表，因爲那是一隻運動表，可以計十分之一秒的時間的。裝置別緻，鄉長們自把它當寶貝。

楊院長只當沒有看見，就當面了，鄉長也會毫不在乎的。

因爲要趕路，我們與楊院長約定他那裏有多少傷愈的兵士，請列冊撥補第十軍，然後忽忽的離開融縣又到融縣城外，找到別雲龍院長，他的醫院，規模比楊院長的後方醫院要大，因爲他主持的是陸軍醫院，而且在融縣住了相當多的年數，所以設備方面也完善得多。他同他的太太都主張把妻送來此地養傷，因爲這裏是風景區。在陸院範圍以內有一個黃龍崖，崖下有洞有泉，可通舟楫，山花野草，點綴幽清，確爲養病及避暑勝地。

爲了要趕到和陸，我們在別院長那裏沒有多耽擱就上路了，

一路十分寂寞，山徑荒涼，只有我們兩個渺小的生物，背着簡單的包袱，走向無盡的長途。

張傑三這孩子年紀雖小，却因從小在軍隊裏混，也到過不少的地方。他將我未到的地方的情形述給我聽。我們一路走一路談，倒是略可忘掉疲倦，可是因爲我相當時期沒有走長途，我的雙腳還沒有什麼，雙手却一路腫了起來。

到這和陸，已經天晚了，找歇處是無論如何找不着，只好拿着秦院長的介紹信，跑去我此間的軍醫院

西奔記

，請車院長設法，給我們一個地方住。

在醫院的病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們就起來趕路了，爲了想一天趕到羅城。

豈知與此同時，余軍長所派的楊營長率領接兵人員，帶着給我任務的命令，昨晚亦抵達和陸，也借住在醫院裏，也是一清早就趕路，打草一天趕到長安去找我。我們就是這樣分道揚鑠，輕輕地錯過了。

由和陸到小長安，越走越偏僻，越走越荒涼，許多殺人越貨的事跡，也有聽到。甚至於在翻過某一不知名的高嶺時，竟有被震死的人，躺在那裏餓蒼蠅。那蒼蠅之多，簡直是見所未見。我們兩人只好一面走一面把傘舞動起來，要是吉訶德先生看見了，還不知是什麼惡魔呢！但是走過五里路了，傘上還滿是蒼蠅，任你怎樣舞傘，牠們毫不理會，好像在那裏證明牛頓的地心吸力。無奈我們只好把傘收了，牠們又飛到臉上頭上，和我們一路前進。

到達羅城時，還不過十二點鐘，正值墟期，墟場上擠得水泄不通。担柴担米的，有不少都是女人，在這落後的經濟社會裏，女人成了經濟的主角。

墟場上主要的貨物是吃的，其次才是用的，洋貨很少，有關文化的只是筆墨紙張，很少有書，賣草藥的倒不少。走到這些地方，總想起紛紛敗壞，施公案，這一類舊小說書中的描寫。

到縣黨部去找鍾書記長，我們彼此通過信，這一次見面，他表示得特別親密，甚至說得虧這一次打仗，使我們有見面的機會。我因同他談及地方原來自衛的情形，他說這地方是土匪窩子，他仍極力想以大義說服他們，爲了打國仗，應該認清敵人，我們的敵人只是日本鬼子，他來了就沒有我們的活路。可是他說，日本鬼子沒有來也沒有活路呀！這就成了問題，可見宣傳離開了事實，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鍾書記長又對我講了好多土匪猖獗的故事；又說到收繳民間槍枝的困難。「公家規定一枝槍的錢，不及一排子彈的錢，誰願意拿來送呢！」他越說越使我害怕了，最後他說：「不要緊，我可以打電話通知沿途，到宜山都叫他們保護，決對不會出事。」

在羅城縣黨部過了一夜，那算逃亡以來最舒服的一晚了。明窗淨几，鳥語花香，而且與一些青年幹事

記奔西

，縱談時局，結果大家成了很好的朋友。

次日上路，路上盡是省府的職員拉着行李向我們反對的方向走，選着了幾個熟人，向他們一打聽，才知道省府預備遷到黃金寨，他們就是遷移的行列。與我們同路則是逃往宜山的難民，再則是挑往宜山的雞蛋，柴，小菜，……聽說宜山這些東西都很貴，挑去賣，可能獲雙倍的利息。可是因此羅城人連雞蛋都沒有吃的了，小菜都發生恐慌。

幸虧有鍾書記長的電話，在宜山與羅城交界的介嶺鄉，人人都懷着恐懼，述說許多殺殺的故事。鄉長特意請我們去吃飯，還叫我給鍾書記長去電話，說已平安到達，馬上又要起程。

這兒出草麻油，油質很好，可惜沒有大規模的工廠製造。在戰亂時，人們買賣的都只是一些日用必需品，工業用品，誰還能顧及呢。

爲了趕路，飯後匆匆就走了，我們忘記了我舅鄉長要介紹信，也忘記了問一問舅鄉長前途的情形，走了沒有好遠，竟是路靜人稀，風聲虎虎，蘆葦叢生，有不少的乾河斷橋，溪流絕道，使人害怕使人迷惑。張傑三年青不懂事，只顧一逕向前。我稍一躊躇，就落在他的後面，有時甚至看不見他了，瀟灑夕陽衰草，我又不敢大聲叫喚，察關之情，使我淒然欲淚。

幸而遇着一批挑夫，他們挑着草鞋，生油，小菜：是到宜山去出賣的，看了我們兩個單身，他們頗爲吃驚，他們當中也有當過兵現在下來做生意的，也有的是教養院的榮譽軍人。教養院頗有勢力，他們不干涉土匪，土匪也不動他們，好像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一樣。

過去也曾有過打劫榮軍的事情，可是榮軍都是身經百戰的，那怕這些，如是不對壘起來，土匪雖兇，也只好退避三舍。他們更有一着絕棋，就是把墾荒的榮軍，分佈到有匪的鄉村，長年駐紮，把沒有人住的鄉村變成多人住的鄉村，把沒有房屋的地方起上房屋，這樣，土匪也無可奈何了。

許多正當做生意的老百姓，除了成羣結隊以外就是找榮軍作伴。他們戴上紅十字標幟，披上紅十字的大幣，雄糾糾的走在前面，要是有一位說書的人來描寫一番，一定是頭戴好漢十字巾，身披英雄十字幣，

西 齊 記

昂頭挺胸行走如飛，只見頭頭起處，豪傑大踏步而來，兩袖垂下，有一臂，無影無蹤。他們每一個人都會爲抗戰受傷，只除沒有鋸腿的。其他缺眼斷臂的，在這路上，比比皆是，日寇給我們民族的苦厄實在太大了，不獨他們身受者一輩子記得，就是我們旁邊看到的，也一輩子記得，子子孫孫，永久不能忘此仇恨。

宜山附近有很多工事，這工事は民國二十四年「六一」事變前日本人代做的。「六一」事變，在廣西是稱爲抗日運動的，爲什麼有日本人代作工事呢？這事說起來是頗有曲折：

原來是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不得志於中央，回到了廣西這一偏僻的地方，民性強悍盜賊如毛，他們這一體的三位到底用什麼方法治理呢？

他們首先提出的口號是窮幹，苦幹，硬幹。

怎麼說窮幹呢？他們都不要錢，并且倡導大家不要錢；苦幹呢？他們除李宗仁總是坐鎮以外，白崇禧黃旭初，都是終日僕僕風塵，不是今天去剿匪，就是明天去下鄉，在那些不毛之地，烟瘴之鄉，吃一般人都不不能吃的苦；硬幹呢？他們爲了治理的成功，是不計任何艱險的。廣西的民風強悍，他們也以強悍手段對付；以殺止殺，他們是不惜流血的，有時爲了清剿，不惜血洗，可是在匪平之後，他們又大加安撫，愛如赤子，好像親生的母親打她的孩子一樣，一打一摩，孩子是只覺得母親的慈愛的。

李白黃的作風，各有不同，可是彼此都非常相得。李宗仁有福將之稱，遇事以寬大爲主，尤其是對一般老部下，愛護備至。白崇禧素稱小諸葛，自是智足多謀；他對於一切事情，都是有計劃的進行，考慮，果敢執行。黃旭初則是按步就班，腳踏實地，不聲不響地做去，同時也是百折不回，務底於成功。

黃是政策的執行者，倒沒有什麼，只是白是政策的策劃者，上面又有李宗仁，不能不過問。這其間如果有了意見，到底是何所適從呢？

在這裏，他們的處置方法是很自然也是很合理的。

舉一個例子，比方李宗仁愛護舊部，正當白崇禧以全力培植軍校生的時候，那些行伍出身的幹部到李宗仁那裏去訴苦。說我們會跟着總司令吃黑豆（南寧被困時無米可吃，以黑豆充飢）拿兩毛小洋，現在竟

讓那些軍校剛畢業的毛頭小子佔上風，他們無論如何是不幹的。

李宗仁聽了他們的話，覺得頗有道理，連忙問白崇禧，白答道：辦軍校並不是只有毛頭小子能進的，總司令的舊部，如果覺得軍校出身好，他們一樣可以進軍校呀！

收訓一班行伍出身的下級幹部這問題便很容易地解決了。

再舉一例：關於成立幹部學校，白崇禧擬好了全部的計劃，安排了全部的人事，照例地請李宗仁批個「知」或「行」字，就完事的，但李宗仁只遲疑了一下，說是要配備另外一批人，白崇禧馬上照辦，把原來的計劃全部推翻，照李宗仁的意思另外編派。

絕對以李宗仁的意志為意志，白崇禧發揮了幕僚人材的最高品德。

黃旭初就不這樣，他要決定了的事情，是任何人也不能阻止的，好在他的決定事情是根據李白的意志。李白黃都是軍人，所以他們的作法，都是從軍事入手。他們招教了不少不滿於中央的人材，有名的三劉，即江西的劉士毅，湖南的劉為章和湖北的劉士衡。先後入桂，劉士毅擔任了軍校的副校長，劉為章擔任了總司令部的參謀長，劉士衡擔任了民團幹部學校的編譯委員長，他們不獨在軍事上有了組織，就是在政治方面也拿出一套理論，就是三自三寓政策。

所謂三自，就是自衛，自治，自給，三寓是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徵，事實是只是一個自衛，一個寓兵於團，其他都是枝葉，沒有什麼確切的內容的。

還有一點，他們不退縮地高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主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找出路。

日本人是放過這個機會的，由於某特務機關長的拉攏，（不是土肥原。）日本教官與顧問，陸續到廣西來，柳州飛機場是他們在那里，廣西學航空的學生也被派到日本明野飛行學校去，宜山的事，自然也非這些顧問去指導一番不可了。

雖說是日本人幫忙做了工事，可是李，白要和中央鬧鑿扭，中央不願背抗日的名，李，白自然就扛起反日的招牌。所以他們毅然決然地把國民革命，改為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而且動員一切力量，要將不抗

西奔記

日的政府推翻。

這一致勢或者說這一運動，後來是失敗了的。只剩下日人代做的工事，來負起抗日前線的任務，十年光陰，變化真是太大了。

我們到涪宜山，天已斷黑。一進街口就碰到胡希明，他是桂林力報的主筆，可算是和我最說得攏水的朋友。

他首先安慰我，說我的太太死了不用悲傷，及至聽到說她未死，更加高興。他說他的太太逃回四川，竟斷了音信，他新生不到週歲的孩子，更惹掛念。

他又告訴我，第十軍已經駐防在宜山，可是在九龍坡，離這裏有十多里，今晚不必去，明天去是一樣的。

縣政府大禮堂正開音樂會，有十軍政工隊同志參加，他特意把我帶去，向他們介紹，他們都知道我過半的歷史，和余軍長的關係，他們說正等着我來，整頓第十軍特別黨部及政工隊，因為軍長已經說了，書記長一職是等我來担任的。

晚宿中社桂林分社，他們是早就搬來宜山的，所以損失尚小，因為省府已來到宜山，中央社就在宜山發稿。

陳純粹，徐鑒，姚世昌，等一千舊友，都在此地見面，不勝欣然，也不勝感慨。這晚，我同胡希明就睡在中央社樓上的地板上，希明兄健談，并且拉着我到縣府門前一個最熱鬧的館子去吃了麵，喝了一點酒，我是在他滔滔的講話聲中睡熟了。

第二天上得街來，四處都遇着熟人，儼然是回到了桂林的景象。

俞仲甫兄告訴我，省黨部也已到此，劉士衡書記長也在這裏，他講省黨部將由陳壽民接充書記長，劉士衡是否沒有任務不知道，大約在這一回的戰爭裏，廣西當局採取了收復失權主義，不管高，中，下各級，都盡量以廣西人充用，其次廣東，其次福建，至於湖北人，那是辦鴨蛋的老母雞，辦出來是扁嘴，逃起

西奔記

難來，那是鴨蛋都沒有孵的了，只好一走了事。

爲了他這舊長官，特別抽工夫去看他。他還是那樣喜歡喝幾杯早杯，打幾圈麻將。他說，宜山要守得三十天，那才是如天之福，要是敵人精銳輕進，人們會葬身之地。試問這些人，從那裏好逃，而怎樣能用兩條腿和汽車賽跑呢？後來事實果如他所料，宜山是輕易就給人佔了，雖說死的人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樣多。

遇到喬綺琴女士，和謝綺暄女士，她們都是省黨部幹事，而且是比較有成績的，可是，她們都要失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在省黨部幹事這多年，都看慣了，看熟了。

次日往九龍坡，會見余軍長，握手之後，余軍長笑說。

「你背時背完了吧！」

我說：「總該完了。」

晚飯的時候，談到我的工作問題。余軍長問我對「家政工的興趣，我老實告訴他對於這三天一改制，五天一編組的軍隊政治工作，已沒有多大興趣，可是，不幹政工，又幹什麼呢？

余軍長說他已經爲我考慮，希望我轉到實際的軍事工作，他已經給了我一個少將參議的名義，并且給我了一個任務，就是將各陸軍醫院傷愈的官兵接回來，以補充兵額，此時可以指揮一個營，以從事此一特殊任務，將來可以担任副團長的職務，再不然就在軍部担任一個處長，也許比特別黨部書記長什麼的實在些。

我沒有什麼意見，只要於國家有益，我願意盡我所有的力量。尤其是在余軍長領導之下，我對於自己的職務是無所選擇。

這樣的決定，頗出乎特別黨部那些同志的意外，他們有許多因爲意見與工作分配的問題，原先都指望由我來解決的；現在看見我住在軍部，竟連特別黨部那邊去不也去。有些說我正在同軍長商量徹底改組；也有的說，正有大批工作人員，尚未到達，故我輩等自己的班底來，然後上台。

西 奔 記

更右由我薦來的幾個中級幹部，紛紛地跑來「報告」，代理書記長聽說我來了如何恐慌，同時一請示他們應如何行動。

我沒有等決定的意見告訴他們，祇說因為要去。陸軍醫院受傷兵，我還得到柳州，融縣，長安一帶跑一次，回來以後才能正式就職；並且中央黨部的任命也沒有來，現在已由軍長電薦，不久必有結果。

這時十軍的舊部，都先後來歸，余軍長叫我同每一個來投的舊部都談一次話，做成記錄，以便分配工作：

我跟據談話的結果，更瞭解一點衛陽被擠及失陷的詳細情形。

第一個是犧牲的壯烈，有幾個連，一連回來三個連長，第一個是受傷住院，病愈歸來的，第二個是遇補受傷的，第三個是被俘逃回的。

有一個連只救得一個兵，他舉出同連的人的姓名，從各方面斷定，都是陣亡了的，還有許多人，敘述親身經歷的作戰實況，他們是困守圍城，沒有退路，不管你勇敢也好，怯懦也好，總之是沒有退路，因此犧牲到最後一個人。

其次是日寇的殘暴；這個尤其是表現在城破以後，在進攻的當中，日寇因為首先就被擊斃一個師團長和一個參謀長，所以對於任何一點，都是以必克的姿態採取報復性的攻擊。他知道我的軍沉着，又知道衝鋒時手榴彈的威力，竟在衛陽周圍，綁來許多鄉民，并且聽說由武漢方面抓來好多伏子。以少量麻醉劑混合燒酒，強迫他飲下，然後驅使他們手執大刀，喊衝喊殺直逼我軍陣地，經我軍手榴彈消滅，滅就算有少數生存，也回不去，因為日寇在後面架着機關槍，誰要向後走就向誰掃射。

有一次，有一個這樣的人竟衝入我軍壕溝內，當時昏迷不省人事，只紅着雙眼睛，有如獵犬。當時雖救得性命，却已成狂狗，後來終於在艱苦的圍城中死去。

城破以後，日寇一方面是佩服第十軍官兵的勇敢精神；表示敬意，一方面是儘量發揮他的獸性，虐殺俘虜。

西奔記

虐殺俘虜的例子特別多；

日寇把十軍的官兵都圍在衛陽對河的東州，那兒簡直是一個荒島。沒有足夠的食物，也沒有醫藥，生病的自然是很多。日寇不獨是不醫治，而且要病軍的自己投江。有一個姓劉的士兵，因為憤幾句日語，跟着他們出去找給養，乘機逃跑了，劉是班長，日寇回來發怒，將他的一班兵都用刺刀刺死。

更有許多荒謬的事情；他們將捉去的兩個參謀，拉去打了不少什麼針，給了他們旅費，叫他們回到原部隊，打聽軍情；日寇向他們說，你們已經打針，大胆地回去，你們是當參謀的，各級主官的位置，以及兵力的配備，你們都要打聽清楚，在兩個禮拜以內回來報告，兩個禮拜不同，藥發即死。

日寇的兵力不夠，他們時常建幾個哨棚，只以一個日兵住守，其餘的哨棚門口，都放着一個全副武裝的橡皮人。只要你胆子大，有着準備，逃跑是很容易的。

日寇的戒備也非常之疎忽，夜間總是關着門睡覺的。許多人都是等他睡了跑出來。

日兵厭戰情緒很濃，他們時刻都以回不去了爲言。

對於法幣，日寇雖說禁用，但是日兵都是非常信任，有某聯隊，查禁日兵用法幣，把他們所有的法幣都拿去，說要去燒了，事實是聯隊長自己拿去用。日兵上了一次當，第二次都聰明了，當聯隊長第二次搜索的時候，竟是一張法幣也沒有搜出。聯隊長很奇怪，過後過細地偵查，才知道那些日兵把子彈內的火藥倒出來，把法幣捲成筒筒，放進去，然後再加上子彈頭，背在身上又輕又保險。

強姦更是常有的事，奇特的是日兵強姦一個婦人的時候，竟將槍枝放在床邊，有一次一個被侮辱的婦人從日寇身邊抽出他的軍刀，將他殺死。

有一個奇特的報告是說日寇的動向，在佔據衛陽以後是側重打通粵漢路，分兵桂林不過是一種側背運動，宜向山甚至向貴陽前進是不會有的事情。

軍事當局似乎也相信了這個報告，認爲宜山就是後方，許多調兵的命令都是集結宜山獨山之間待命。第十軍這時一連接到三個以上的命令：

西奔記

第一個是軍令部的，命令是到貴州鎮遠整訓。

第二個是戰區司令官的，命令在原地補充，不准離開廣西省境。

第三個是集團軍總司令的，命令開赴龍勝一帶增援。

軍部的意思當然是命令選從最高級的，所以打算向鎮遠方面移動。

李玉堂副總司令來了，他的意見也是相同，只是走那一路線尚未決定。

軍長給了我任命狀，并且辦妥一切手續，命我將融縣長安一帶的傷愈官兵都集中到宜山來，必要時也可將家眷帶在一路，向西進發。

領了必要的經費，我帶着一個衛士，一名馬夫，當日出發。

原意我是打算照來時的道路，一天趕到羅城，不料因銀款及挑選馬匹，（一匹瘋馬，我恐怕牠不能趕路，甫行掉換，暫時頗多）更加軍長邀我談話，又特意備了酒菜給我餞行，這樣就耽了不少時間。

走到宜山街上，又有了一些耽擱，出發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

我持着馬行快當，仍然出發，離宜山不及十里，隨行的馬夫，竟發稱肚痛，在一個茶亭邊騎着不肯走，我無法，只好叫衛士伴他，我策馬先行。

一路都是荒涼野道，衰草斜陽，愈走愈覺得忐忑不安。只走了幾里路光景，我實在放心不下，只好在另一個茶棚歇腳，等候馬夫同衛士前來。

這時茶裏棚只有由羅城來宜山的人纏綿不絕。他們都因接近宜山而面呈喜色。向反對方向非的人是一個也沒有。

馬夫和衛士終於來到了。我們只好繼續上路。不料又在一個岔路上迷了途，直走出正路五里以外，才逢着人問路，來回又是十里，到達離宜山十五里的龍潭鄉，已經有些夜色了。

爲策安全，我們運到鄉公所，請鄉長介紹我們一個旅店。我給了他一張名片，鄉長望望我一身軍服，又見名片上沒有銜頭，頗爲詫異，我亦大意未加解釋，總算還好，他叫鄉丁領我到他那唯一的伙舖裏

西奔記

去安歇。

我心頭如釋重負。即令衛士馬夫，準備人糞馬料，以爲今晚是絕無他故的了。

入夜時有往宜山去的一批客人來投店。兩男一女，帶有不少的行裝。

店裏並沒有房間，大家都安頓在堂屋裏。

這批後來的客人都是廣東人，內中有一姓周的，曾在桂林開過書店，與我十分熟識。他講同行的是桂林飛機場守護的警察隊長，女的是隊長太太。

他們是由桂林逃到柳州，又從柳州輾轉到宜山來的，他們想到了宜山，生命可托，以後的事情，也只有看情形繼續西奔。

掌燈的時候，來了一位警長，說是檢查旅客的。他問那位女客是誰。警察隊長答應是他的太太。

「不是吧？」警長不信地搖搖頭。

「有證件，」那隊長說，拿出證件來，上面寫得有摺脊字樣。

不料那位警長不認識摺脊兩個字，竟發起怒來，好像是怪這旅客戲弄他，他竟命令那位女客站起來，伸起手，並且教她解開衣服，說是要過細檢查。

這種侮辱性的舉動，使我們旁觀的都有些氣憤。

那隊長說，我們走了好多地方，只有證件就行了，那會見如此「囹圄」？！粵語煩的意思。

警長竟借此發怒，打了隊長兩個耳光，並且要把他細和鄉公所去。我們說好說歹，講理的講理，講情的講情，半天不得下台。

最後我說，「你去找隊長來說好了。如果真有罪，由鄉公命令，硬打要硬都好。」

警長果真去把隊長說來了，我再三向鄉長解釋，說隊長如何無禮。鄉長說，「對不心之位，這只是我少敬訓。」并當面申斥警長，令他敬禮陪罪。我們都佔了面子。他們去過以後，伙舖的老板說，這位警長天天在檢查旅客名，敲詐金錢，調戲婦女，無惡不作，今天算是碰了一個釘子。

西奔記

老校的話並沒有說完，營長又帶着騎士來了。這一次他單獨向我：

「報告營長，」他敬一個禮然後說。「我有那些不對的地方，請營長寫個字給鄉長……鄉長要替我的差事。」

我說我不是營長，也沒有什麼字好寫，我們是過路的客人，明天天亮就走了。

「你真的不寫字嗎？」

「沒有什麼寫的。」

「那好」他說，匆匆地去了。

我們從容地吃了飯，打開鋪蓋準備睡覺了。

營長又衝進屋裏來，高叫：

「什麼人。藐視鄉公所，不服檢查，都替我滾起去。」

我們都說，這時天已斷黑，實在無法行步，明天一亮，就會動身走路。

「不行，那一個藐視鄉公所，那一個就得走，我們這裏，不准你們停留。」

我以為鄉長好說話，再叫他請鄉長來。

「鄉長無道名聞來看你。」

「那麼，我同你到鄉長那裏去。」我想鄉公所近在咫尺，去講講清楚也好。

「走，到鄉長那裏去，好。」他說。

我在眾人期望之下，同他走出門來。

不到三步路，黑地裏蹣出十來個人，拳腳齊下，一頓毒打。當時我被他們打得發昏，並且被架到鄉公

所。

登時牛角之聲大鳴，警笛亂叫，警長并高叫：

「土匪！」

記奔西

四方村落鑼聲也起了，燈火處處，村民都持刀槍圍攔來了。

我和衛士，馬夫，被他們綁架到鄉公所時，已經聚集了幾百人。

鄉長對他們宣佈，土匪已被拿到，兩名在逃，黑夜追捕，不知打死沒有，叫各保的民衆都回去。

民衆走了以後，警長再將我們身上洗劫，所有銀錢，戒指，水筆，手錶，……以及差假證，符號，……一概被收去。然後將我們關在一個土牢裏。

我甦醒過來，聽到他們在大廳上分贓；鄉長，警長，用廣東話在爭執，有時叱罵士兵，說他們隱瞞了值錢的東西。

姓周的他們的東西似乎很不少，聽他們的口氣，好像三個人都逃跑了。

鄉長用廣東話大聲地對警長說，叫他半夜時把我們三個人拿出去幹了。

我聽了不覺心悸，但一轉想也許是他故意在那裏威嚇我，但他們威嚇又爲什麼不用普通話而用廣東話呢？

也許他們真的會將我們弄到郊外去殺死，然後說是在路上被土匪殺死，又有誰去究問真象呢？

這時，我想起那荒嶺上的棄屍，那討厭的蒼蠅，並沒有恐怖，只覺得無限的煩惱！

第二天下午，他們牽還馬匹及空皮箱，然後派了武裝兵，由警長率領，將我們三人綁送宜山縣政府。

宜山縣長是王皓明，在桂林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并與他在中央訓練團同隊受過訓。他之運動宜山縣長，頗得劉士衡的助力。那時候中央實行年終考績，令廣西省政府薦三個即用縣長，這三個當中，有我。

鄉公所的報告，是說捉到了三個土匪。他見了報告上我的名字，頗爲詫異，連忙出來，叫趕快鬆綁，并且叫副官趕緊領我去洗澡，并以酒壓驚。

當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我向軍部去了電話。余軍長以爲是同鄉公所爭吵，令繼續前去。可是衣物款項，完全被劫，如何非法，我向縣長催索，他沒有具體答覆。

西奔記

次日，王縣長用汽車將我送到九龍，當齊軍長說：三天以內，一定將此案辦妥。那知三天又三天，直到一個多星期，還是沒有音信。

我從宜山的朋友處，知道是：

龍濟素來是個匪區，鄉長也是與匪相通的。王縣長來了以後，是採取的瞞上不瞞下的辦法。如有要緊的人來往，由縣以常話通知，鄉長轉照匪徒，讓他們平安通過。若是沒有關照，那就很少不被劫殺的。他們不備要錢，而且要命。得到了好處，自然少不了孝敬縣長一份，所以縣長到職一年，也沒有發生過一次匪案。得到了省府的嘉獎。

有一日我到他那裏去催辦此案。他說老兄爲什麼來宜山時都不先看我一下。接着他恫嚇我：

「廣西的民性強悍，老兄又不是不知；真是把你們三個人拿去活埋了，又有誰知道？——再說，我要前天裝準不認識，老兄少不得又要吃幾天苦。」

我同他幾次辯駁，幾次申訴，他只是敷衍，只是推託。

最後，他說由縣府撥款一萬元，讓我先赴長安，這邊由他夫催辦。我坐在他那客廳裏等款的時候，他笑着和我說，「那鄉長還是你的學生呢。」

「什麼？」我驚訝地問。

「他是省幹訓團的學生，你不是他的教官嗎？——教出徒弟來打師傅，也是活該！」
是的，我在省幹訓團担任得有課，可是他學生不認老師，老師又從那裏認識他是學生呢？聽了王縣公的話，我只是哭笑不得。

其實，王縣長他又那裏認同學呢？

後來據縣府的人告訴我，當我們被綁送縣府的那天夜晚，縣長就派了八個營兵，帶着駁亮槍，到鄉長所去對鄉長講：

你們這禍鬧得大了，當地駐軍的少將參議，你們竟把他拿來當土匪收拾。看你生着幾個腦袋。

西奔記

可是鄉長因同縣長有過首尾，兵來將擋，事來錢擋，當時把分了的贓全部集攏。另外拿了十萬元孝敬縣長，一起送到縣府來。并許無事之後再送十萬元。

事後再送了十萬元沒有我不知道，不過當時軍中同事，都忿忿不平，要帶兵去鬧縣府，捉鄉長，我因為太相信同學，竟多次勸阻。惹得同事們說一定是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才不願去復仇。

并且爲了避免再發生問題，我決定乘火車到柳州再轉大埔，和陸，融縣，長安，這一路都有交通工具，或者可以早日到達。

車站上並沒有正規開行的車，可是遇見周道立表兄，他是領了衛生材料回部隊去的。

我們同搬上了一節鐵皮車，車中別的倒沒有什麼，最多的是蒼蠅。它們簡直佈滿了車廂，一個人走進去，得向蒼蠅叢中過擠。一舉手一抬頭，都可到以聽到蠅蒼翁地一聲，好像是在那里提出抗議。

鄭清毅領來一位姓梁的，他是由前線走失部隊，沒有一個錢，打算和我們一路走，補他一名兵也可以，雖說他是當過班長的。

這位梁班長是四川人，有一個肥胖的圓圓的臉朵，因爲年紀輕，充滿了青春的活氣。我很高興他，答應他和我們一路去。這時我們一共有五個人，就佔據了這一節車廂。

以後有人來問，我們的回答是沒有空了，要到車站上去交涉。好在空車多，這節車又并不好，所以無多人來打麻煩。要是向西去的車，早會擠得水洩不通了。我們是同別人走了反對的方面，是趕向前方去。

一直到夜晚九點鐘，車還沒有開，我們也不管他，只在那里坐着，睡着，好在有蒼蠅作伴，雖然到了夜晚，因爲車站上的雷燈，射進光來，蒼蠅們也不休息地飛來舞去。

恐怕是夜十點鐘了，我感覺着餓最難受的是口緊鄭清毅說，車站上有甘蔗賣，我請他代我去賣一些來，好在路上吃。

鄭清毅爬起來走出站去了。

不和兩分鐘車便開了，既沒有放汽，又沒有打點。我們還以爲是倒車，或者是上煤上水；直到走出荒

西奔記

郊野外，我們才知道，竟將鄭清霞丟在宜山車站了。

到達柳州是黃昏時候，柳州車站和宜山車站一樣，停滿了車，有些車簡直是成了難民的住家，沒有車頭來拖他們，他們也走不動，只好勉強地住在車上聽天由命。

我們一下車，登時有不少的人往車上擠，車頭長鳴一聲，揚長而去，丟下這一節車，呆呆地爬在站三股道上。

道立表兄整理好了藥品，帶了駱志祥一路上車折入岔道找軍部去了。只剩下我同梁班長，在稀泥的道路上走去。

聽說柳州防守司令是周祖晃，他同我曾在中央訓練團一路受過訓，在畢業的那一天，作交誼茶敘的時候，我會同他坐在一齊過，他會特別關照我以後勿失聯系，這時我很想去看看他，問問戰事情形。

可是柳州街上，荒涼特甚，天又黑了，路又不好走，梁班長把我領到一家火鋪去，這火鋪的主人是一個在地方上耍流氓的人，他與梁班長很談得來，當時爲我們做飯，并且殺雞，燒肉，特別款待我們。

據火鋪錢姓老板講，柳州守是守不住的，他們不日將去宜山，但是他們不怕沒有車，站上有些員工和他都是朋友，他們最後撤退時，一定要挈帶他的。

我因此頗有感觸，中國的社會許多地方都還有很濃厚的封建色彩，講法律便處處都是障礙，講人情，則處處都有門路。

柳州本來是南方天氣，現在祇是陽歷的十一月，講說是不應該十分地冷，也許因爲下雨的關係或者是人心淒涼的原故，覺得苦寒逼人。

第二天清早，由梁班長挑着行李，冒着晨風，趕過柳江北岸來。

柳州街上已見不着一個熟人，走陳邇冬兄的岳家門前經過，看見門上有一個紙條：上寫陳邇冬毓美瓊尸往獨山，通訊處是獨山扶輪中學轉交，因念了兩遍，準備以密寫信給他。

又見街頭佈告，知道同學張春浩兄，現充西鹽接運處處長，現在正在那裏搶運濟湘鹽斤，我想他對交

記奔西

通工員也許有辦法，就原沒有辦法，也可問問情形。

春浩兄告訴我，運鹽的船是有，可是因為拖載太重，一天只走得二三十里路，要走好幾天才能到大埔，并且到大埔以後再行折回，我們如要趕路，頗不合算。

我見梁班長精強有力，挑着一行李毫不在乎地走路，只一天就可以走到大埔，便決定僱一匹馬趕路到大埔去。

臨動身的時候，梁班長問我身上有冇有錢？

「做什麼？」我驚異地回問他。

「如果有錢，可以買一點紙煙或者火柴或者肥皂之類，帶到長安去，至少可以賺得旅費。」

我以為紙煙，火柴怕打濕，肥皂又太重。終於什麼東西也沒有買。

梁班長誇口能挑百十斤東西走路，反駁我不肯買肥皂的理由。

一路上泥濘差不多有幾尺深，我騎在馬上，兩腳凍得生痛，梁班長雖沒有叫苦，可見渾身澆的都是泥，簡直變成了一個泥人。

在一個過渡的地方，遇見兩個小商人，他們是到柳州去買了紙煙回來的。

梁班長同他們談得非常投機，我也覺騎在馬上腳太冷，決定將僱的馬辭去，同他們一路在泥裏跑，竟跑得渾身都是汗。

聽說前面有土匪，這樣使我們不得不很早地（下午兩點鐘的樣子）就在一個小伙舖歇下了。

偶爾走到街上去，遇着了馮季春，他是到處在找我，無論是逃亂，還是做事，他總願隨着我到任何地方。

他很年青，學問好，辦事能力也強，又是廣西人，有他在一齊，或者要方便得多，因此我答應他同行以便有個關照。

他說前面雖有土匪，昨天已搶過人了，明天也許會移地方，對於我們的通過，沒有問題，晚上自衛隊

西奔記

來檢查的時候，他說我們是掃蕩報的戰地記者，檢查的人，竟面也不見地就去了。

我很奇怪的問他，爲什麼這樣好說話？他說，各鄉村都知道掃蕩報是軍報，慢講你真是記者，就算冒充，他們也不知道，他們認爲報館裏的人是有行動自由的。

這個火鋪的老板，是兩個女人，她們一面做生意，一面又打算逃亂，許多物品（像鷄蛋，鷄等等）她們又和趁高價賣出去，又恐怕漲價了買不回來。

我們第二天早上仍然走了，馮季春拿出一塊銀子（廣西人稱銀洋是銀子）來作宿膳費，老板娘子見了喜歡得很，連忙替季春倒茶，并買花生來招待他，說他是個好人。

雖說別人不放心走，都因爲不知道路上是不是會碰到土匪，我們三人終於冒險上路，不到正午，便到達大埔。

大埔還相當熱鬧，我飯後到街上看，街上非常擁擠，問問舞龍牌火柴的價錢，已經比柳州貴了一倍，梁班士說還是可以買，我恐錢用了發生問題，仍然沒有買任何東西。

我到第六陸軍醫院，恰好仇院長不在，說是到柳州開會去了。十軍的傷愈官兵無多，他那里的副官主任又當不了家，等他回來嗎？我又怕戰局起了變化，因此，決定繼續前進。

遇着廣西訓練團的倪教育長（仲濤），他最近發表柳州區行政專員，去宜山到差。他問我是不是願在專員公署幫忙，我想我不能放棄十軍的任務，并且把家眷放在長安也不是辦法。因此，就對倪先生講，俟以後有機會再幫忙。他因爲政局動亂不安，同我也沒有十分的淵源，自然也不勉強。

自倪專員那裏聽到戰事的消息，那是還要繼續敗下來。聽說永福已經失守，桂林如何，也不敢斷定，柳州陷落，只是時間問題，省府打算遷到黃金鑿，那是一個很偏僻地方，交通十分不方便，除此以外並沒有多少地方可跑了。

已到下午三點鐘，馮季春跑來告訴我有一隻小火輪到和陸，不敢靠碼頭，停在碼頭下約一里地方，如我們搭上了即可免危險。於是我們手忙腳亂清理行李，叫梁班長挑着趕到碼頭下去。

西奔記

遠遠看見確是有一隻小火輪拖着兩隻民船在河裏，可是不能上去。費了很多力，才找着一隻小划子，由馮季春與梁班長動手划到小火輪邊去。

小火輪上擠滿了人，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有先上船的武裝兵，手裏提着駁壳槍，禁止任何人上去。我拿出軍部的公事，季春又請教現洋和守衛兵打好商量，准許我們駛在一個敞的船口，坐在自己的行李和箱子上面。

船一開行，梁班長却從一個黑暗的貨艙下面找了一塊之地。他先佔據在那裏，然後再把我引去，把我安置好了，他又同季春將箱子搬過去，因為裏面實在沒法插足，他就和季春呆在外面。

在黑暗中，我感覺萬分地疲倦，竟一覺睡去。

午夜，腳頭一個人翻身把我驚醒，不知是誰點了一盞煤油燈掛在一個壁柱上，在暗淡的燈光下，我還疑惑是在龍潭鄉的土牢裏，定一定神，才知道不是。

輪裏擠滿了人，但是都睡着了，在我腳頭睡的却是一個女子，她蜷伏在被子裏面，竟在暗淡的燈光下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書。

我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不知什麼時候，夢見我在雪地奔跑，兩足踏在冰裏，寒冷澈骨，我又醒了，原來是將被絮掀開了，冷風吹得脚痛。但是一轉側的時候腳頭的女人替我將被子紮好，輕輕地推我。

我很奇怪地坐了起來，好將身子讓開一點，可是我睡的地方，一面是輪板，這面却是擠得水洩不通，一起身的時候，我睡的地位就被擠得沒有了。

再度躺下去的時候，我輕輕地說：「對不起。」緊靠那女人擠去在一起，也不知是她好心，還是無意，竟將她的被子搭在我的被子上。

我看那被子是一床紅綾被，被絮也很厚，所以登時感覺得很溫暖。

後來因為看的膏，我同她慢慢地，細聲談起話來。……

從她的談話裏，知道她是桂林某巨商的姨太太，這位巨商我們在桂林曾於筵席上交換過名片。他是一

西奔記

位交接官府，有錢而且有勢的大亨。他的姨太太聽說很多，這一位是第幾却不知道了。她姓詹名屏仙，是廣東人，可是能夠說很流利的普通話，她的年紀還不過二十來歲，那位巨商雖說樣子不怎樣，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

問她看的是什麼書，她說是「清算」。

「清算？誰作的？」她說我把書已拿到手上，我還這樣問她。

「女作家冰瑩女士。」她這樣回答我。

「哦，我知道的。你還看了一些她的什麼書嗎？」

「從軍日記，我也看過。」

她聽說我知道冰瑩，向我問了很多問題，像她是不是福建人？她現在的愛人姓什麼？她在不在美國？等等。我就我所知道的答案她，因此，與她覺得更熟了。

第二天季春也擠進了這黑暗的貨棧，當他發現我們兩人竟似睡在一起的時候，表示無限驚異。

屏仙也向她的大太太介紹我是什麼人，季春又向屏仙談到我與冰瑩過去的歷史。這樣，大家都混得很熟了。

某商的大太太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六歲，一個還抱在手裏。

孩子們聽着屏仙講故事，屏仙說我會講，這樣，我就被兩個孩子包圍了，講了許多故事給她們聽。

梁班長好像閒不得，他不知在那裏找來一些滌布條，用它們打了兩雙很精緻的草鞋，送給屏仙家的丫頭。要茶要水，他也儘量地幫忙，這個搶是她們包的，除了我們以外，再沒有人來，因此我們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在講故事當中，我當受提到我的逃難，以及妻的受苦；我特別強調我對愛情的觀念。我說我是祇要有一次愛了這個人，無論她是幸福，苦痛，殘廢，甚至於死亡，我對她的愛都是不變更，我從我母親那方面接受了封建的真摯觀念。我從我幼年的坎坷環境中，接受了任命的社會見解。

西奔記

這些話小孩子們當然不會懂得，而屏仙却似乎很受感動。似乎對我有甚深的了解。

自從從季春那裏，她知道了我同冰瑩過去的關係，引起了她莫大的興趣。他說他對於軍人，只有怕與恨的心思，現在對我却覺得非常可愛，他的太太以及小孩子們都以我爲「好人」。

當他們全家因爲船長的招待而都去吃飯的時候，梁班長爬進船裏來，很鄭重其事地報告我，說是這位姨太太愛上了我。

「你從那裏看出來？」

「是翠雲（那丫頭）說的」。梁班長很坦白地告訴我，那丫頭很愛他，傳達屏仙的意思，如果我們願意要他們，他們可以隨我們避難，天涯海角都去。并且他們有很多錢，翠雲把的手飾箱偷偷地給他看過，內面金東西裝滿了。

我告訴梁班長切不能做這樣糊塗事。我說我有太太，自然不能在逃難當中，又弄姨太太；他梁班長要在軍隊裏面幹事，也無法帶家眷，她們離開某巨商也不容易，我們是外鄉人。萬一被發覺了不是好玩的，帶着兩個弱女子萬一遭遇土匪或者什麼的，被搶得乾乾淨淨了。那時是不是哭不得笑不得？

至於梁班長他人年輕，將來還有前途，他何必在這時候拐走別人的丫頭呢？

梁班長快快地去了。屏仙她們吃完飯回來，我心裏覺得很不安，可是她像什麼也不掛在心上地有說有笑。

晚上，也許是梁班長搗的鬼，那盞煤油不到半夜就滅了。屏仙爬到我這一頭來，抱着我祇是流淚，一滴一滴的熱淚滴在我的臉上，漸漸變成冰冷。……

「你這是爲什麼？」我低低地問：

「你拒絕我走一條生路，我只有——一死了事。——我想投江。」

「那是不必的，你可以在命定的環境內找生路，可以在現有的條件下自求解脫。——這是我又在宣傳我的宿命論了。」

西 奔 記

「你叫我不毀壞枷鎖而求解脫，那不過是心靈的欺騙！」她啜泣着。

「不過我總不是幫你撞碎枷鎖的武士呵。」

「那末，我以後的生活？」……哭得說不出了。

「可以立定志向，先謀獨立，進學校，或者加入什麼政工隊去担任工作，把你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事業上。」

她的大太太似乎有些察覺，不住地叫詹姨，看看燈是怎樣滅了。她爬回她那一頭，裝着被叫醒的樣子，說是不知。我也答話，問有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那位大太太說。

此後便一切都歸於靜寂了。

船到融縣的時候，是正午十二點鐘。某商派得有轎子來接家眷，在匆忙中，我與屏仙連一句告別的話也未說，便分手了。

再到一三二後方醫院，楊院長也因到柳州開會未回，接兵事未能得到頭緒。我們只好先回長安再說。到長安時，醫院正亂嘈嘈地，原因是桂林已於十一月十二日失守，敵兵進至安義，長安危急，秦院長

又去柳州未回，大家都失了主張。

我去找營務長商量，向西奔是沒有問題，可是交通工具呢？傷患呢？經費給養呢？都是大成問題。

好在過了一兩天，秦院長趕回來了，他是冒了很大的危險，據說他上午經過大埔，下午大埔便被敵人佔據了。

醫院決定向西開，地點是到貴州的榕江。這與十軍的路線相同，我也無法回宜山了，祇好仍與醫院同走。走到都里是那里。

過了兩天，吳營長也到了融縣，她在融縣沒有接收到多少兵，現在祇够挑服裝之用。

我叫梁連長也過都去，一面向秦院長交涉，是否能撥一點傷愈的士兵，讓我們可以行動。

西奔記

秦院長說早傷愈的都由自衛大隊領去，現在勉強撥三十名，有些還有小病，好在同醫院一路走隨時診治，不會有事。

渭梓，我們這一營新舊有了一百多人，我把他們集合起來講了一回話，吳營長說一切聽我的指揮，意思是以後的行動，由我負責。

首先是給發，駐地，其次是紀律的維持，再次必要的管理。……經過了兩天的布署，算是初有頭緒，這時醫院已經決定動身了，我們也決定行走。

營務長的太太，與她的弟媳們雇了一只小船，準備先到丹州，我與她們商量，讓妻同他們先行，連同劉連長的太太，一共是八個人，兩只船。

所謂船，原來是打漁用的小划子，一兩個人上去還可勉強，有了四個人，更加上一個划夫，簡直是搖搖欲翻。

我想說叫妻不去，但是她的傷并没有完全好，隨軍行動是太不方便的，所以只能任命，在逃難的時候，死神無時不徘徊在我們的眼前。

妻走了以後，我仍住在原來的屋子裏，院長說沒有事做，請我去打牌，我本來不會打，覺得是閒着也無聊，去同他們打了幾圈牌。

其實這時情緒是十分緊張的，當晚就聽說敵人已到了柳州，而醫院裏由融縣運米來的幾隻大船，都在浮石那地方的險灘上給撞沉了。

吳營長說他派的一個連長由融縣帶着一班兵挑服裝的，只六十里路，走了兩天還不見來，請示如何辦法？

再到長安街上遇見張春浩兄，他說他搶運鹽斤的任務已畢，可是此間的龔大隊長，請他協助，所以他尚留在長安，和他說，長安一時不會要緊。使我又稍為安心一點。

我到一份柳州日報來看也是前幾天的，旁的消息，不過如傳說一樣，引起我注意的是說守峽的曹團

西奔記

長被槍決了。

曹團長曹振，是湖南益陽人，曾在南霽軍校與我同過事。他是步兵學校畢業，即派赴南霽軍校任職的，任了三四年的參謀，始終是一個中尉，這使他的太太大大地嘆氣。

起初他不明瞭廣西對待客卿的辦法，據說這辦法是白崇禧的意思，那就是一個非廣西人，一旦就了什麼職務是不容易有升遷的。

後來他有些明瞭了是，也只好既來之則安之，可倒他的太太，林女士，雖然名子叫做「超然」，却沒種後超來然的觀念。

對於丈夫永四是一個中尉，表示十二分的不願意，後來是竟因此同他離婚，不辭而行，回他娘家四川去了。臨行時曾送給我地氈照片，并且要我在她的紀念冊上寫幾句話；我題了「富貴於我如浮雲」幾個字，并且對她解釋，人生不能太執着，總要看得超然一些。

她也向我解釋，此次回家不過是在南甯住久了，太覺苦悶，以後曹振有什麼辦法，他還是會來的。事情也真奇怪，他一步之後，曹振就升了軍校學員隊的家長，已經是上尉了。

抗戰發生時，他已經是中校營長，幾時升團長的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把永福丟了而遭槍決，我更不懂了，我去問在這兒負特種情報責任的某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只怪曹振點子低；照現在的趨勢，一木大廈，誰能守得住？他還不是同陳牧農一樣，做了這一次大失敗的犧牲。

決定了第二天與院部先動身，叫吳營長等融縣那一連人來了同走。晚上沒有事，又去院部打牌。院長拿出由柳州帶來的菲利普香烟招待我們，并告訴我們對門牌攤子上的一個故事：

院本部對門，有一個小烟攤，忽然發現兩包紅吉士。這種外國烟在長安是買不到的。因此，秦院長叫一個看護兵去問他要多少錢一包。

他說這烟是從柳州一謀一來的兩包，不多不少，值一個手榴彈。他叫看護兵把身上掛的手榴彈同他兌了這兩包烟。

記 奔 西

看護兵也好打商量，竟將手榴彈解下來同他換了。

「那手榴彈是擊的，會副官拿來教了看護兵的，折開看過，已經是無用的。」

「倒不錯，一個擊手榴彈，竟換來兩包外國香烟。」

「也沒有什麼，」院長補充說：「那兩包烟是土烟，可以說一文不值呢！」

我們因此談到廣西老百姓特別愛武器，以及四鄉的土匪之多。以後行動，倒要十分注意。

回到住地去，我僅有的一個公事皮包，竟不見了，內面並沒有好多錢，關重要的是一密電本和幾件重要的公文以及信件，房門還是好好的鎖着，可是窗戶是沒有窗檻的，把窗下的金魚缸做搭腳，去一個皮包，是輕而易舉。

我詢問房東，房東說不知道，他并且說我們一向住在他那里，什麼東西都沒有遺失，何至於偷一個皮包？

我想這話也頗有理由，只有乾着急。

過着梁班長，我把這情形告訴他。他說，一定是房東了，以前沒有，他是怕追究，現在看着我們要走了，以為皮包內裝的是款子，所以就偷去。」

我問他斷定是房東偷了，可有什麼辦法沒有因為拿不到證據，如何找他要？並且馬上就走，一切都來不及。

他說他自有辦法。

馬上他回到營部去，叫了兩個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那房東捉到營部裏，向他說，他不馬上交出皮包來，就要把他帶走。

雖說是冬天，穿棉襖，長衫，天氣冷，我們走，原皮包就追回了。雖說是內面少數的錢沒有，密電本等等都沒

西奔記

有失，梁班長還要追究，我反而替房東講情，把他放了。

出發了，雖說是冬天，麥苗秀，甘蔗長，天氣晴和，田野裏有無限春意。川島（院長的一條狗，非常機靈，取名川島芳子）更是高興得跑來跑去，我們走一里路的時候，她來回至少要走三里路。一到過渡的地方，川島便停下來等我們。一個看護兵把炮帶過去了，只等院長一到達，她又從水中泅了過來。她在這些地方，表示她的忠實，取得主人的信賴。

到達丹洲對岸，已是黃昏時候，在過渡的時候，看見一個小姑娘挑了一副担子，這小姑娘不過只十二三歲，那担子的一頭是鍋碗，加一個搪瓷飯盒，另一頭是一個小包袱。担子似乎很沉重，她挑着走路都走不穩。

我請一位好心的郝班長，代她挑了，她不放心地跟着趕。我叫她儘管放心，郝班長不會把她的東西挑跑的。

我問那小姑娘爲什麼一個人在路上走。她說她母親與她走失散了，她一個人只好跟着大家跑，她也不知道該到裏去。同行的劉小姐，戴小姐，都主張我把她帶着，可同妻一路，因爲妻現在還不能走路，非有一個人陪伴不可。

我對此事未置可否；打算同她到了宿營的地方，再和妻去商量。

豈知過渡以後，小姑娘看見我們都是軍人，竟哭起來不願同我們走。我告訴她，我們可以代她找她的母親。她可以同我們走，要是不放心，可以同劉小姐，戴小姐一路。

她再也不肯同走，祇是守着她的担子，在河岸上哭個不休，我們沒有辦法，各人先走了。那小姑娘見我們走過之後，才走另外一條小路向街上去。可是到街上只有一條小路，我們看見她又從後面跟着來，也不好怎樣招呼，裝着沒有看見，各走各的。

我找到一個中心小學，知道妻已再搭便船向前走了。

院長他們在後面還沒有來，我因爲沒有事，同萬小姐到街上走走。

西奔記

在街轉角處，碰見那小姑娘站在十字路上哭。她那食盒裏的奶粉，辣椒潑在滿地，原來她跌了一交。一個婦人并在那裏打她，我去查問，她說她是小姑娘的母親，我問那小姑娘是不是？她只哭着點一點頭。同行的萬小姐說着樣子她恐怕是小媳婦，因為有一個男孩子在一路，沒有挑東西。與這小姑娘，也絕不像姊妹。

我因為她已經着了母親了，便不再管閒事。

走到街頭，看見院長方才趕到；他問宿營地在那裏，我又同他拆返中心小學。

院長好像有什麼心事，他把一切的事情交給主管的副官，却拉着我同萬小姐去上館子。

在館子裏，秦院長同我談行軍的事情，并且勸萬小姐喝酒，要了那館子裏所有最好的菜。

吃完了出來，院長微有醉意。由他隨身的副官照扶他回去。我同萬小姐在幽暗的小街上走回來。

由萬小姐的談話，我才知道院長太太忽然同院長鬧意見，由長安出發的時候，她竟同反對方向走。獨自奔向浮石，就是運米船出事的險灘地方，院長雖已派專人去找，連帶還要勸駕回頭，總是一樁非常使人着急的事情，所以誰也免不了操心。

至於院長太太爲了什麼事氣而出走。這個，似乎與萬小姐又不無關係。

原來院長是有一個太太的，她是北方人，爲人十分賢淑，能够處家，也能够做事。全醫院的人都很贊美她，可是年齡已大，面貌并不美。所以院長同一個曾經是政工隊員馮女士講起戀愛來，馮女士不願當姨太太，李女士（院長原來的太太）委曲求全，帶着她的兩個女兒，回到河南原籍去住。

馮女士就成功現在的院長太太。

院長既沒有同他的大太太離婚，自然免不了時常寄一點錢去，寫兩封信去，但這些都是瞞着他現在的太太的。

院長太太生了一個男孩子，現在已經有四歲，爲了照顧孩子，就調了一個看護小姐（萬小姐）到院長家來服務。

西奔記

萬小姐年紀輕，人生得漂亮，更加她性情頗為天真，遇事坦白，不尚虛偽，她在院長以及院長太太面前，時常撒嬌放賴，好像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這種態度，雖說能得院長高興，可是免不了引起院長太太或多或少的醋意。因此她總說萬小姐不能做事，要她仍回新藥局去服務。

後來有一個姓秦的副官，雖說現在還不過二十來歲，可是跟院長已經多年了。他對萬小姐頗有追逐之意，又爲了要司藥房裏一個姓鐘的司藥競爭。他更不惜向院長太太獻殷勤，甚至於把太太從河南的來信以及院長匯款回去的收條，拿給院長太太看，這一次院長太太出走的風波，就因此而起的。院長的態度，也非常強硬，他對去找她的人說，她不回來可以不必勉強。意思是他未嘗不可另想辦法。

時間已不早，小街上燈光多滅了，冷月如水，我們自己聽得到自己的腳步聲。在路上萬小姐問我這事如何處理，她說她沒有父母，家鄉也沒有什麼人，她自己又不懂得處理這些麻煩事情，要我把她作爲一個女兒看待，我有主張，她絕對遵從。

我問她對院長的觀感如何？她說，她對院長不過是認爲父執，他現在的太太就是一個政工隊員，結婚以後，還是問題叢生，她自然是無意參與任何糾紛。

我再問她對於秦副官的態度，她乾脆地說她不愛他，於是我便主張她什麼也不要理，等醫院安定以後，再從長計議。

其實我這主張也就是沒有主張，她說她一向就是這樣延遲着的，她是希望有什麼高明的指教，聽了這種不着邊際的答復，未免感覺失望。

晚上我宿在鄉長之家，他的家眷都進山了：妻她們昨晚也借宿在此。

鄉長會勸她們一同入山。因爲鄉長的妻子是苗人，而且是一個族長，在那一帶可算是一個國王，鄉長就是一族的驕馬。他說，祇須帶一點贖進山去，過一個三年五載，也不生問題。

妻當然是沒有聽他的話，所以已於早上走了。我也無法聽他的，因爲我一個人進不進山，簡直是無所謂，拖着空室到山裏去，我也沒有這樣的胆子，結果，我只有謝謝他的好意，仍然打算向前走。

西奔記

第二天，秦院長因為要等他的太太來，加上醫院需用民夫也未徵到，決定在丹洲等一天，我只好同着醫院打前站的人出發。

走到半路，勉強搭上了一隻廢船，因為船在中途并不停下，船上吃飯的時候，我也未能參加，這一天整整餓到下午三點鐘，到一個叫馬路脚的地方停下來。

找到一家小豆腐店後面，妻他們還留在這裏沒有走。天氣寒冷，她們都燒着明火在烤。

小豆腐店小得不可再小，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男子照例是走開了的，內老板出來打招呼。讓我們借用她的廚房做飯，烤火，睡覺。她自己縮在幽暗的小房裏。用「沒有了」，「不知道」來回答我們一切的問話。

有時我們也可以向她買到一些紅薯。她菜園裏的菜，以許多理由堅決地表示，絕對不賣的，而且菜也確實還沒有長成。但是當張傑三他們也不經許可地拔了來時，她又非常懇切地爭斤兩爭價錢。終於接二連三地被拔完了，也可以說賣完了，她確實得到三倍於當時的市價的。

第二天，醫院與工兵營陸續有人來到。醫院爲了徵民夫的事情，與當地老百姓幾乎發生了一場「大戰」：

醫院有十幾條船，都是從長安向鎮公所負責徵集來的，到丹洲就應該打回轉。可是因爲丹洲鄉無法徵船，連民夫也徵得有銀，傷患的官兵又不能起坡，所以便用武力強迫這些船開到馬路脚來，而且還要繼續向前開去。那些船夫當然不願前進，一個不留神，他們便全數逃跑了。有的是棄船而走，有的留下女人守在船上，準備醫院一放棄，她們就可以將船放回。順流而下是不費什麼氣力的。

押船的副官沒有辦法，派了幾個槍兵到對岸的村子裏去抓人。攔攔一來，全村都騷動了。登時有許多船夫到自衛隊報告，自衛隊集合隊伍，在河這一邊放起槍來。村公所并把抓人的副官捉住了，當時打得他鼻破血流。事情鬧大了，我會同馬路脚的村長，和鹽警隊的一個分隊長，冒險用小划渡過河去，我那邊的村長辦交涉，希望和平了事。

西奔記

村長要一，放人，二，贖贖，三，馬上離開那個地方，不許在那裏過夜，借住在民房裏的人一個也不准留下。第一二條都答應照辦了，第三條頗爲困難，因爲走是要走，沒有船夫如何走法？夜晚沒有住處，也是無法捱過的。

村長說，你們照辦就照辦，不照辦到夜晚發生什麼事故，他是不負責任的。

他們沒有辦法，打算過河來重作商量。那知走到河中間，自衛隊并不知道我們交涉的經過，在河岸拉開散兵綫，向我們開槍，一時劈劈拍拍，彈如雨下。

好在自衛隊的兵，放槍的技術不太高明，他們站在上游，駕渡船的那「女船長」，性命攸關，掉轉頭向下游發放，很快就回到彼岸。子彈大多數落在水裏，我們一船人連受傷的都沒有。一個。

仍然回到村子裏，求保長再去找村長要求，并且完全答應他的條件，只要他保護我們過河，讓我們好招呼大家走路。

村長因爲剛才已要足了面子，又從另部分人口中，聽得醫院裏的人住在老百姓家裏。一切東西都用錢買，并不強取豪奪，使他生出了憐憫心，自動收回第三條苛刻的條件，并且說通過村公所，他可以幫忙找到民夫或划夫。

我們自然愈加地恭維他，由他去通知自衛隊撤防，這時自衛隊有一分隊長來，他似乎有些認識我，據說他會到桂林受訓過，我不敢認他是學生，但他從中冉三轉圈，并幾次提到是因爲看我的面子。

好容易，才開始了和平談判，我因此過去過來，由上午起一直跑到下午。

天黑邊，院長同他的太太以及小孩子，都到馬路脚來了，他們昨晚遲走一步，却吃了大虧。

他們原來想在丹洲停一天的，可是當天夜晚得到緊急情報，說是敵人已逼近丹洲。入夜忽然聽到槍聲，他們狼狽而逃，沿路丟掉了許多東西不說，他的太太剛由浮石趕回來，也來不及爭長論短，跟着一路跑。

在一邊懸崖，一邊削壁的路上，有好幾個人受了傷，更有幾個人喪失了性命，院長也有兩次幾乎跌下

崖去，一次得觸手雷筒還有一點電，只把一支手杖作了替身，一次却得斷崖她先跌下去汪汪的叫，才引起了院長他們的注意。

他們整夜整天沒有吃飯，院長太太，甚至於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雖說是逃難使他們無形中和解了爭執，她心中總有些不高興，而且擺在面上。

大家一夜都沒有睡好，第二天一清早，就張羅船和船夫，可是始終沒有找到一個。

醫院的幾隻船由傷兵自己動手駕着動身了，我們沒有辦法幸。

中午時由妻派往龍勝的馮季春回來了。他說龍勝已失，他走到三江就無法再走了，所以只好回來。

怎麼幸法？到那裏去，我完全失了主張。在河邊徘徊，希望遇着什麼偶然的機會。

有幾隻小船從下游來，由一個綠林式的人物率領，他長着兜腮胡子，身上別着兩隻手槍，指揮着停船開飯。大似「梁山」情勢。

霎時間船中竄出無數的兵夫，把飯鍋抬到岸上，就開飯。米是糙極了，又有很多砂子，那領隊人吃了一口便吐了。我趁這時候走攏去和他打招呼。

「這位長官，請教你是那一部份？」

他望望我，然後冷冷地道：

「羅司令的游擊大隊。」

他——說羅司令我就知道了，那是羅正芬，他們是新近收編的楊彪的匪部，我問他們的大隊長是誰，他好像怪我似地：

「楊彪！」

我向他表明了我的身份，并且說非常之欽佩他們能為抗日而受收編。

「誰不知道我們是土匪」，他很直爽地說。「可是他媽的誰願意當漢奸。」

「這火食不好吃吧？」我看看鍋裏向他說。

西奔記

「簡直不能下咽，——弟兄們那一個吃得慣，從來也沒有吃這個苦。」
我提到想搭他們的船到老堡口，他說，這個太不方便。我也無法勉強，看着他們輕舟揚帆，箭般飛去，空餘下無限的悵惘。

天快黑了，我們想將一隻無主的漁划子自己駕着向上海走，水急灘險，走了不及半里路，便被水打下兩三里路，我們嚇得面無人色，放棄了這一冒險的企圖。

乘船上陸，遇着第二教養院的陳政訓員，他問我在這裏做什麼？我說逃難嘛，還有什麼別的？接着又問他是不是可以附搭到老堡口。他說，如你不嫌擠，倒是沒有問題。

阿彌陀佛，准許搭載已是喜出望外，還敢嫌什麼擁擠？
可是船上也真是太窄，因為船上裝的棉被。我們蜷伏在許多棉被裏面，溫暖雖是十分溫暖，閉氣也是够閉氣的。

誰會在松江上游航行一次，他所受的驚險，等於十次劇烈的戰爭。每當經過一次淺灘的時候，全船的人夫都跑到岸上去拉牽，急流使得船往後退，力與力的搏鬥，激起又高又白又響的浪花，撲向船頭，撲向船身。

有的船被岩石劃破了，有的船被大浪吞沒，有的船載了一船水，有的船在淺灘上登了陸，被泥沙所吸住，縱有千鈞之力，也莫想分毫得動。

我們雖說衣被都已打溼，但總算沒有丟掉性命。

老堡口是一個最荒涼小市鎮，忽然來了這多「軍隊」，使食米尤其是小菜油鹽，發生很大的恐慌。

我們是寄居在中心小學校，學生是沒有了，教員也不見，初來時街頭還有芥菜，是論菜蕻子賣，菜販只要銀毫，（他們叫東毫）不要法幣，等到我們休息下來，找到東毫（廣東毫洋）去買時，連一匹黃菜葉都買不着了。

幸虧晚上院長他們來了，工兵營長也來了。院長因為所派的副官不得力，不會買下很多的肉。吳營長

西奔記

却弄了鷄和臘肉（是湖南人挑來賣的，掛在此間唯一的一個小雜貨店內，一被發覺，便搶購得精光）有鷄蛋，有青菜，有飯有酒，請我去飽食了一頓。

老堡口是一個江水分叉的地方，向北去是三江，接近湖南；向西去是福祿，接近貴州。我們到底走那一個方向呢？這時全在自己決定。

吳營長是決定走貴州，秦院長可猶豫未決。

我與妻商量的結果，決定離開醫院，隨工兵營到貴州。

同院長叫辭，並且請他們辦了出院護照，第二天仍舊搭教養院的船，與工兵營同時出發。

一個走路一個行船，速度是大不相同，工兵營到福祿時，我們還在路上。我們到達福祿時，他們已繼續前進了。

爲了我住地，受了不了麻煩。終於我在一個敵樓上，既無床鋪，又無行李，最困難的沒有錢，也沒有米。

張傑三沒有同工兵營去，他留下來給我們一點助力，他到外面去檢得，（老實說是偷得搶得）一些柴。拿米煮稀飯，到賭場上去賣，晚上我們拿出一點錢來，叫他買一點香烟去，這樣賺了兩天火食。

福祿這時的亂極了，九十三軍有一部敗兵在這里，三十一軍也有一部分，零星的散兵遊勇，也聚集在這裏。

河灘上的賭場，也真算洋洋大觀；

兩張或三張大方桌拚起來，寶官也著高踞在桌頭，點數的照場的聚集在寶官身邊。桌邊坐滿了人，坐的後面是站的，站的後面是擠的，擠的後面是看的。

這種賭場多分是賭「攤」。莊家抓一把豆子用碗蓋着，揭寶時四個四個往一邊爬，最後時餘數是一就一攤，是二就二攤，下注的只押一門，稱爲孤了，一倍有賠到數十倍的，其他三四角，二三角等。贏的門數多一點賠的倍數也少一點。

西奔記

他們的下注，都是一扎扎的闖金，吃與賭，也并不點數，只比一比高下就算了。此外金戒子，金鑲頭，現洋，東毫，應有盡有。

賭客就十之八九都是軍人，有士兵有官長，到這兒一視同仁，誰也不講階級，誰也不擺架子。豪賭的客人面前，都擺得有手槍，身掛上着手榴彈，有的索興把手榴彈放在面前桌子上。

我也曾問過人，他們爲什麼有這多錢？據說是：

在桂林撤守的時候，居民都被疏散走了，這些人守在城裏發了大財。

有好些發財的故事：

爲了掘工事，某部士兵，掘開了一個新塚，內面的棺木是新的，棺木裏面，竟是滿滿的闖金。這樣就苦了那些新坟，不管當道不當道，造成一種翻尸盜骨的局面。

桂林的防守司令曾有約言，如果守住了桂林，每名官賞二十萬，兵賞十萬。錢從那里來雖不清楚，話不是得好玩的，誰也知道。人民疏散盡了以後，許多散兵，不應該說閒兵，他們沒有什麼任務，專門四下在桂林城內找財喜。不知他們用什麼方法居然能找到許多值錢的東西，什麼用洋車一車一車拉手爐，用口袋一袋一袋裝金飾，種種傳說都有。誇大誠然誇大一點，發財的有人也是事實。

據會負部分防守之責的許師長（高陽，軍校同學，又曾在南甯軍校同過事。）對我講，他們用汽車裝滿幾汽車的鈔票，（準備發餉之用的）在倉皇退却時連燒毀都來不及，就讓它丟在司令部門前。那末，誰能担保那些後走的敗兵不一個帶他兩綑？

許師長對桂林之失，頗多飾詞。據說當時桂林防守的情形。他說，防守桂林的兵力，太是薄弱。主力是賀維珍的三十一軍，（他即屬於該軍之一七〇師）而韋雲淞司令，對三十一軍就似乎很少信心。再則防守桂林，目的在保衛柳州，而柳州已在十一月十日失守，桂林已無堅守的必要。他并且說到，衡陽內外大軍數十萬，號稱死守四十八天，實際上的戰鬥不過三天，（他是根據同盟社的消息）。桂林則作戰十多天。他們守桂林比守衡陽更艱苦，更有功勞。

我因多知道一點十軍守衡陽的情形，不禁和他拾起扛來。我說，衡陽守了四十七天，那是事實；而且方軍長以下，城破被俘，總算盡了應盡的責任。桂林就未曾「死守」，突圍而出，更沒有上面的命令，縱令柳州丟了，也不是很好的逃亡的理山，並且柳州是在桂林放棄以後失守的，這個有秦院長，張春浩，最後我自己都可以作證明。

秦院長看見我們拾扛拾得紅臉了，連忙加以勸解，是他請吃飯，而我是來陪客的，主人舉杯敬酒，大家一陣客氣，扛就不拾了。

回到小樓上，微有幾分辭意。想想剛才的拾扛，頗是無謂。戰局糟到如此地步，決非一二人之力所可挽回。縱桂林像衡陽一樣地守下去，結果也不過增加犧牲罷了。

同時我又回味到在宜山與那些被俘回來的官兵談話，他們對於衡陽最後的命運，對於方軍長的行動，也不能沒有責言，在他們的意思，好像如能突圍，方軍長也會像桂林一樣地「突圍」了。

這時已是下午五點了，樓下忽然人聲吵鬧，我趕下去看，那是九十三軍的散兵與三十一軍的散兵，因賭博發生衝突，雙方拖出機關槍來，預備放預備掃射了。

我這時一急非同小可，飛跑下樓，冒險插身在他們當中從事調解。

他們兩方各執一詞，起原倒是小事，據說是有個九十三軍的兵士，一下贏了很多錢，實官問他要「照」：（這是一種規矩，無論你這一下贏多少錢，身上一定要有這多錢給別人看，要不然雖說是贏了也不能拿錢，以免空口買賣。要錢給別人看，名爲「照」）那贏錢的兵士無照，因此爭執起來。

我，還同幾個軍官（不屬於九十三軍也不屬於三十一軍的）明白了起事的原因，對雙方加以解釋，總算這一場大戰沒有打起來，我們僥倖沒有被這些戰士們消滅。

可是在我們離開以後，這些戰士們却有一次被消滅。

那是退却的與突圍的正式隊伍都走光了，散兵游勇却愈留愈多，賭博一天天步向繁榮的時候。甘勵初縱陳牧農當軍長，把軍部移到了福祿，招致了楊彪的匪部，而且調他的大隊來拱衛軍部。

西奔記

甘軍長首先就下令禁賭，他的命令并不是公開下的，而是有一番動作。最大的幾個賭場都在河灘上，甘軍長派兵把他們包圍起來，正在他們興高采烈目如不旁睡的時候，機關槍聲響了。

登時有不少人倒地，受傷的受傷斃命的斃命，不死不傷的人也有，有錢在身上的人是一個都沒有，沒有了錢，這賭算是禁自禁了。

其次是在所有的地攤上，把軍衣之類的物品，都沒收了去。理由是禁止買賣軍用品。後來擴大範圍，沒收任何東西都成了軍用品。這一下把地攤也完全消滅了。

雖然在老堡口已經向醫院告別，我們在福祿仍不能不找着秦院長去打商量。他們也不能長久呆在福祿，次一目的地是榕江，我們便請求隨同他們到榕江再說。

醫院徵了好幾隻船，我把妻安置在一隻船上，託付了管船的副官，我自己就隨同「行軍」。

首先到梅林，這兒已接近苗區了，鄉長出的燥燥告示，意思是叫大家結伴同行，否則遭遇匪劫，難以查究，大有武松經過的景陽崗，警告老虎吃人的牌示的風味。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論，覺得我們都成了打虎英雄。

經過丙妹到達下江，前後有三個日程，水陸兩方都會合在一起了。前方傳來消息，說是獨山失守，日寇已到都勻，貴陽業已動搖，我們的前路已被打斷了。

於是發生了意見，有的人說，已經走了好幾天了，不如繼續前進，到了榕江，交通方便一點，至少可以打電報向各方連絡。有的以為我們到達榕江的時候，也許日寇已進入貴陽，到榕江去會自趨陷阱。

我總有點不相信日寇進展得竟如此迅速，主張仍向前進，如果到榕江有問題，再回來是容易的，若是已經回去了，再溯流西上是更爲困難的事情。

院長採納了我的意見，繼續再向前進，可是將次到達榕江的時候，由於退下來的潰兵以及其他消息的證明，知道榕江被炸，已變成死地，不能不掉轉頭來。向來路而去。因爲是順水，較來時容易得多。兩天

西奔記

三夜，又回到了福祿。

僅僅只有幾天工夫，福祿已比較地繁榮起來，許多店鋪都開了門，市場上買賣的貨物，也像多一些。留守在福祿的副官，報告了秦院長一個很不好的消息：是說九十三軍發覺將醫院留在福祿的被服全數劫去，現在聽說醫院來了，還要整個的藥品以及醫藥器材。

秦院長感到生死存亡的威脅，他要把藥品以及器材丟了，那他的醫院也算完結了。

於是在秘密商討之下，決定先不動聲色，并託人示意，後面的器材船來了，點交不成問題，只要軍部肯出收據。事實是全部的船都已到達，連夜派副官去運動船戶，一方面是答應給他錢，另一方面告訴他停

在福祿的危險，叫他們連夜開船往下逃。

船戶們同意了，我們又連夜悄悄地回到船上，還有好多住得離院本部遠一點，無法普遍通知，只好把他們幾們留下當俘虜（？）了。

我們的特別看護戴小姐，就是這樁加入楊彪部和一個支隊長結了婚，婚後生活，聽說頗不如法，可是也只好和旁人一樣，聽之而已。

第二天清早，也有許多官兵自動找船追下來的，在慌忙中不會駕船的人們，把船駕翻了的有的是。

走到半途，遇着九十三軍在一個小村口搭浮橋，不准船隻通過，假如我們停泊在浮橋邊等待的話，又不知會發生什麼變故。

我們知道，交涉是不成功的，祇好遠遠地把船停下，我同院長醫務以及院長太太，走上岸去。

我們故意在小集鎮上走着，找了小鋪子向他買了幾包香烟，小鋪子住得有一個排哨，我們給烟他們吃，向他們打招呼，樣子是很幽閒的。

本來我們是沒有吃早飯，爲了不使談話中斷，我們問他們集鎮上有不有肉賣。老百姓告訴我們，說是對河他們營部裏殺得有幾個豬在浮橋邊出賣，賣了半天，還沒有賣完。

我們借買肉爲名擺到浮橋邊，而且真是買了不少的肉，內中有北方人，秦院長同他們打聽談，登時發

西奔記

此成爲朋友了。

秦院長同我們都站在浮橋邊，叫副官去叫所有船開到浮橋邊來。來了之後，得隨便地同守浮橋的兵士打商量，請他將浮橋開了，讓我們的船好在下游港灣里做飯。

守橋的兵毫不疑遲把當中的船放開，我們的幾條船就魚貫地過橋了。尾後有幾條被阻了的老百姓的船也一溜烟隨着過來了。

我們在河邊走走談談，看看風景。照說我們本來也沒有做什麼虧心事，不過是深夜逃走，以及過不了浮橋恐有變故的驚悸之心，到現在是雷帖多了。直到飯好了，副官來叫，我們才上船去一面吃，一面放乎中流。

再到老堡口，老堡口完全變樣了，以先住過的房子都折得精光，街上莫說沒有臘肉賣，連青菜葉子都買不到一匹。

院長太太忽然又同院長口角起來，原因是有一個船家的母親死了，剛好這個船是院長他們坐的。院長太太主張換船，院長說沒有換的，而且答應出一點棺材錢，這樣使院長太太大發雷霆。

一切都妥當了，（用幾十元現洋買了棺材將死者抬到山中去埋葬了）我們歸併的結果，祇剩五隻船，開始走向逆流，奔古宜就是三江縣城去。

一天晚上，船泊在青山坪，離三江縣城只有三十里了，明天就可抵達第一個目的地，頗使我們興奮。加上醫務長說，三江縣的魏縣長是他的親外甥，到那裏去了，自然有無限的方便。

邊河有一條小街，不到一百戶人家，村盡頭是村公所，村長之家，有一種比較像樣的瓦房。我們的船就泊在一個臨河的茶館腳下。白天我會到茶館裏去坐了一下，覺得茶館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奇形怪狀，好像是些梁山泊上的好漢。有的在打牌，有的在扒攤（賭瀟番）隱隱有一股殺氣。

入夜，我們很早就睡了。一覺醒來，聽到岸上人聲嘈雜，茶館裏有人跑進跑出，一會又是整隊報數的聲音，一會又是打人的聲

西奔記

音。

「符參議」秦院長在鄰船叫我：「你聽見了嗎？是怎樣一回事嗎？」

「也許是捉奸了。」我自作聰明地說，絲毫沒有想到旁的事情。

「不會這樣久，已經一兩個鐘頭了。」

「哦！」我以為只是剛才的事情。

秦院長又叫一個衛兵去問，衛兵回來說，人家告訴他是捉漢奸。有幾個住在岸上的傷兵也會問過，他們說：「我們是來捉漢奸的，你們醫院的人，傷兵同志可不要管。」

我們當然無從管起，又過了將及半個鐘頭，燈火煌煌地，他們在那裏集合了，站隊報數是四十一，若是兩列，連指揮的該是八十三人，若是三列，則有一百二三十人。報數又報數，似在那里清點，陸續還有來的，報到四十五。

他們分兩路撤退，一路沿江而上，向到三江的一個高山走去，一路渡河上岸向老堡口方向走去。寂靜了幾分鐘，忽然聽到又是人聲，大叫：「分兩路跑了！」

「八！」「嗚！」槍聲響了，子彈在我們頭上飛過。接着對岸還槍了，槍聲像爆竹一樣不住地響，子彈像流星一樣飛來飛去，他們在那里隔河大戰了。

我們在彈雨中，既不敢走動，又無法聲張，總伏在船艙裏聽天由命。

打了很久，院長太太提議到岸邊暫避，省得船上中彈，或者是被服燃燒起來，不好逃走。他這提議被我反對掉了，因為我們不是攻擊的目標，可以僥倖，若向岸上跑，由河到岸，正是危險地帶，不被對岸打死也會被這一面的人打死的。

幸好不久就天亮了，兩岸的槍聲都歇了。村長派人隨同醫院的傷官來見院長，把院長和我都請到他家裏去，說剛才來的是土匪，搶劫得手以後，分兩路逃走。人數大約是四十多人，長短槍都齊全。

村公所集合了六十枝槍，村長還有一架輕機關槍。他們打算追，請院長派兵協助。

西奔記

我們不好對村長講院部的槍不到十枝，更不好講不願幫助他們。

院長說叫我調度。我說，已經過河了的匪徒，是無從追蹤，向山中去的匪徒據說是挑得有劫去的布匹，可以一面用電話請三江縣政府派自衛隊，這一面由村公所挑選精壯五十人，叫劉連長率領到山上去搜索。多了也沒有用場。

這樣算是輕輕把醫院撤過了。

到中午時，劉連長回來了，他談作戰的情形，頗覺好笑。

他說，土匪來搶的時候，村公所不是不知道，因為不知來了多少人，不敢出來。搶完了以後，才鳴槍隔河作戰，把陸路放鬆了。他領着四五十人向陸路追去的時候，土匪已過了一個山頭。

他告訴那些鄉民，不要隨便放槍，像打獵的那樣。他叫他們小心翼翼地搜索。但是他們不聽，好像還有人笑他怕死。

一進小山口，他們便像報信似地亂放起槍來。總算不錯，土匪把搶的布匹丟了好多担在路上。他們分派了十來個人，先挑了回去，其餘的繼續前進。

進大山口却沒有那樣好事了，土匪埋伏好了在那里等着。昂頭前進的人首先被打死了一個，打傷了兩個，嚇得像打散的烏羣一樣，向回頭飛跑。

劉連長一面叫他們伏在地下，一面指揮醫院裏的六個兵，（這是他的基本隊伍），各取適當地位，予以還擊。

土匪且戰且退，劉連長同他的六個兵，逐漸到達山頂了，這才見躍後的土匪，沒命的飛奔。自然，要瞄準放槍是可以打死幾人的，劉連長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覺得同他們沒有這樣大的仇恨。

他召集鄉民繼續前進搜索，結果是一個土匪也沒有打死，也沒有捉到，地上有血跡，受傷的人是免不了有的。

天氣晴和，山光鳥語，十分誘人。我同劉連長他們決定走陸路，看他們水路出發了，我們還在茶館裏

西奔記

坐了多時，才動身。

讓茶館裏的人談，被搶的是一個姓甯的人家，他家並沒有多少錢，只有一個有錢的親戚，在桂林開布店，桂林失守的時候，他這親戚挑了幾十担布逃到他家來。另外帶得有三斤黃金。差不多附近的人都知道，早就料到是要出事情的。

土匪也并不陌生，內中一個帶隊的他們也認識，是××自衛大隊的分隊長，所稱土匪，也是自衛隊的隊兵裝扮的。白天他們還在茶館吃茶。他們的路子蹊得很熟，黃金放在什麼人手裏，什麼地方，他們都瞭如指掌，所以穿房進屋，手到奪金。

至於傷兵醫院的船他當然是不會動的，他知道傷兵們不會有錢而且自衛的武力。

走在路上，劉連長一路指給我，看那里是土匪埋伏的地方，那里是鄉勇受傷的地方。那里是鄉勇昂頭直進的地方，那里是大敗潰逃的地方，那里是土匪退去的路綫。

「這樣，」我說：「不怕他們還有餘匪來危害我們嗎？」

「不會的」劉連長說：「他們劫的時候都不動我們，此時更不會，他們不知道我們會帶着鄉勇打他們，他們又搶了四十八兩黃金，看了我們縱不退避三舍，也當假裝好人呢！」

我笑了。心下頗佩他的判斷。有些事情是不用深思就可以解決的，所謂簡單明了，大約是這種情形。一切果如劉連長所說，我們水陸兩路都很平安地到達三江。

事實總不如理想，三江縣的魏縣長在我們到達的先去長安開會去了。縣政府當然同其他縣政府一樣，并不高興地招待我們。

「既來之則安之。」醫院是抱定宗旨在這里同各方面聯絡以及請示的。我們也不能不在這里留下。

首先是住地，我們不能花錢去租房住，又不能「借住」實則是佔住民房，也不能在露天下面，幸虧劉連長找得一間房，叫我們擠着住了一晚。

記得馮季春在馬路脚和我們分手的時候說過他和龍勝時經過三江，是住在縣黨部修書記那里。我們

西 奔 記

第二天就去訪修書記長，說到我們沒有住處的時候，修書記長很抱歉地說可惜他們縣黨部的房屋不好，不然倒是歡迎我們去住。我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他，只要隨便給我們一個住處就得，不敢要求好，而且我們一路來比這壞十倍的房子也住過了。

他很高興地帶我們去看了一個房子，那是他縣黨部的一個苗民幹事的住房，明窗淨几，一床一棹，壁上還掛有苗人吹的笙，以及其他表示苗民生活的用具。窗外是菜園，清淨光明，若不是在逃難當中，這簡直是理想的隱者之居！

「好極了，好極了。」我說：「可是你那幹事又住在那里呢，假如我們把他的地方佔了？」

「他下鄉去了，」修書記長說：「就是回來也好找地方，他一定樂於把這個地方讓給你們住的。」

他叫工人把房屋打掃一下，把那笛笙等等拿了出去。我說不必，一切讓我們自己動手，我帶得有勤務兵。

他見房裏沒有用具，搬來躺椅，茶几，椅子，罩子燈，洗臉架，以後並請我們吃飯，到鄉下接他的太太來招待，苗民幹事回來的時候並特意到我房裏來，致歡迎之意，他曾在廣西省黨部特種民族訓練班受訓，我會對他們講過話，他高興此時能在三江再見面，因同我討論許多有關苗民的問題，講給我聽許多苗民的風俗，習慣，他并唱了許多苗歌給我們聽，吹笙跳舞，使我高興得答應他幾時到苗區去參觀。

在居留三江的期間，修書記長及黨部各同事自始至終，都是殷勤招待，使我感覺到人間的溫暖，珍貴的友情，以及廣西人淳樸的好客風氣。

如果我從這時候起，平心靜氣地住下去，搜集一些苗播故事，實地到苗區去考察，研究，……或者是一談一點費，退一萬步說，每天記一記日記，至少也是逃難中的一點收穫，可是這一切我都沒有辦，成天只爲沒有飯吃發愁。

我們斷了一切接濟，三個人（我，妻，張傑三）的火食便發生了問題，最初向醫院借了一點米，因爲他們的給養也發生恐慌，我們無法再借，有幾個醫院職員以及傷官的太太，在街上擺地攤，我們懂有的軍

西奔記

毯，大衣甚至隨身的衣服，都拿去賣了。仍然走兩天就吃光。

實在沒有東西賣了，妻最後拿出一點金飾來，在許多人勸止之下，又賣掉了。

有一個李班長他的女人說是會做油條，商量了我們合夥做，把他請到縣黨部來，由我們出錢買油，請她試驗，試驗的結果，并不見佳，她說做不成，把那些炸得并不好的油條給送人了，自己也拿了些做湯，認了失敗。

過了兩天，那位班長太太却在大街上開始炸油條了，生意好得非常，有人知道我們合夥的事。恭維我們想的這個辦法不錯，小小生意賺大錢，他們都羨慕得了不得。我們只一笑置之，不屑辯駁，也懶得去告訴他們，這生意與我們毫不相干。

看看錢又光了，妻又拿出一個金戒子來換，換了又支持不了幾天。

最後她拿出僅有的一隻小金鐲，再叫我去換了它，當她從手臂上退下來的時候，說不出話來，只是眼睜睜包孕着的眼淚，不禁像斷線的珍珠，落了下來。

這時妻的傷差不多已經好了，她用很粗的板帶把腰勒着，勉強可以起床了。有些湖南人挑來橘子賣，我把所有剩下不多的錢，買了一担橘子，叫妻坐在醫務長門口去賣，豈知她比我更不行，她把橘子儘拿來送人吃，別人說，「符太太，你的傷口好了，真不容易。」她說：「好了，謝謝，請吃橘子吧。」這樣，到晚上不要張傑三挑了，她一個人用手巾把餘下的橘子包了回來，我問明經過，只覺得好笑，把餘下的像樣的都送給了修費記長他們，留了一些麻皮襪眼於自己關了門當飯吃，總算一天便把一担橘子賣光了。

醫院裏沒有給養，他們向縣政府借米十萬斤，縣政府答應了。可是去領的時候，辦事員要他們打十萬斤領條，領五萬斤米，副官說五萬斤不够吃，他說你可以再打十萬斤領條，意思是要多少都可以措籌供應，只是要如倍地打領條。副官拒絕了這一提議，他便推到明天，明天再去的時候，換了人了，說是沒有要多打領條這回事。只是軍米供應，各方回需索的太多，要到四鄉去催，只好有多少給多少，先給一萬斤，過兩天再看，總之是給滿十萬斤的數目，以後請自己想辦法，縣政府恕無力重照辦了。

西奔記

一萬斤米不够十天火食，再去便一粒米也領不到了。傷病官兵，也沒有槍，只除是挺着肚子挨餓，此外便毫無辦法了。

他們自己也是好賭成性的，和地方上的賭棍一連合，於是賭場便應運而生，日以繼夜地，這裏一堆，那裏一屋，四處都有人在賭博了。

劉連長也包了一場賭，他每日的收入，十分豐富，送米送柴，並且送錢來給我們用；他的太太也時常弄了鷄，鴨，肉，魚請我們去吃，再三邀我們搬到他一起去住，因為他已經找到了高大的樓房，而且在市中心，不像熙熙攘攘都在市的盡頭，十分荒僻。我們當然是拒絕了她，因為我們覺得沒有搬動的必要。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愛好了打麻將，院長一個，有時是院長太太，醫務長一個，謝醫官的太太一個，我們幾個長角，天天打牌，打得晨昏顛倒。

每次總是從下午六點開始，打到夜深十二點鐘。有時也打到天亮。更多是打到清晨兩三點鐘。院長太太頗不情願，不知院長對她怎樣說，有我這場，她從沒有說過一句重話。她們都說我的皮氣好，輸贏都不在乎，所以每天都來約我，而且總是附帶地問符太太答應不答應，最好接符太太一起來。

有請必到，我總是和妻一路去。無論是深夜十二點鐘，或是清晨兩三點鐘，甚至是天亮，妻總是等着我一路回來。她既不打牌，也不看牌，又不躺下睡一覺。有時同院長太太談話，院長太太疲倦得睡去了，她就靜坐在她剛床沿。

過着沒有星光的深夜，我們從黑暗中相將着向前走。街路甚長，萬籟都寂。上下坡道，我們摸索着不會失脚。有時星光微露，屜影幢幢，尤其是下坡道邊的屋角伸出來像隻魔手。有時又像隱伏在那裏一隻屏息的巨獸，要將這走過的寂寞的靈魂，一口吞噬。

「這牌打得沒有什麼意思。」妻說。

「爲什麼？」我問。

「總是輸錢，我看以後可以不打牌了。」

西奔記

「不打牌做什麼？」我再問。

妻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們再默默地前進，一絲悔意竄透我的心頭。

「少打一點總該可以……」妻又用着商量的口吻說。

「不打就不打，真的戒了它。」

「偶爾打一兩次消遣倒無所謂。」妻用愉快的聲調說，把伸在我脅下的手抱得更緊一些。

我們到縣黨部去打門，叫了許久沒有叫開，以爲是張傑三睡得太着了，等在外面，縣黨部面臨着小河，河流有聲，幾隻小舟如蒙頭打睡的鴨子，偎依在河邊，有不少清幽淒涼的韻味。

修書肥長起來爲我們開門，我們向他道歉，問張傑三，他說他沒有回來，第二天才知道是劉連長叫他在賭場幫忙照應，就睡在他那一邊了。

從這天起，我休息了兩天沒有打牌，在家裏找了兩本舊小說來讀，妻縫補衣服陪着我。恰巧又遇着天雨。劉連長送給我們一隻羊腿，修書記長送給我們柴炭，我們一面烤火一面把羊腿燉好，打了半斤酒，叫張傑三送了一張字條給秦院長請他來共享。

秦院長冒雨而來，他一見面就說是來探監的，全醫院都知道符太太把我軟禁起來了。他問妻監禁的期間是長是短，有冇有保釋的可能。他又說這幾天沒有我簡直不成局，王副官主任的太太打過兩次牌，她一方面要打得大，一方牌品又不好，結果是不歡而散，不像我輸了贏了總是笑呵呵的。

「他幾時贏過？」妻抗議式地說：「輸也沒有什麼，可是我們沒有錢。」

秦院長不相信，他說不是錢不錢的問題，事實也是這樣，我時常借他的錢他從沒有說過要還，可是過不久我便設法清還了。

吃飯以後，又同秦院長出來，到他公裏館去打牌，又是輸得一塌糊塗，直至夜深三點鐘才回去。

妻出來打開門，她到這時還沒有睡，守在煤油燈下看小說。爐子上燉着羊肉，也還有酒，我們一個喝了兩杯，我一個人把羊肉吃了（妻不吃羊肉的。）她問了我一些小說中人物的故事，因爲是殘本，我又

西奔記

向他講了一些前後的情節，然後才攜手共舞。我們的結婚是沒有經過戀愛階段的，這時似乎有些初戀的滋味。

也許是鬧得不成話了，三江縣政府忽然要禁賭，他們派出警察和自衛隊，包圍河灘上的賭場，把所有場面上的錢都抓去，並且還捉人，有人逃跑，竟開槍射擊。這樣，惱怒了那些傷兵老爺，不容氣將開槍的警察捉住毆打了一頓，並且搶了警察四支槍，把警察和自衛隊都打跑了。

事情鬧大了，魏縣長才來拜會院長，拜會盛務長（他的舅爺），說是自衛隊並未惹傷兵，傷兵搶他們的槍是不應該的，請院長禁止傷兵滋事，縣政府仍然希望他能參加賭博的老百姓。

秦院長滿口答應他，並且將四支槍送還給他，他說，傷兵賭博也是應該抓的，不過請會同院方合作動手。

縣長因此會同院長出了一個禁賭的佈告，傷兵們也因此休息了兩天，風頭一過，賭得更熱鬧起來。

也許是吃醋，也許是發財心熱，自衛隊重整旗鼓，通知了醫院又要捉賭了。醫院自然關照了傷兵，這一天不要到賭場去，有些不怕事的自管不顧這些。可是賭場的場面就小得太多了。

自衛隊去抓人的時候，又碰了一個硬釘子，那是五十五師有一營人住在附近，他們的士兵不服抓，同自衛隊打了起來，自衛隊又被他們搶去兩枝槍。

縣長又來拜會院長，院長說這槍并非傷兵奪去。而且五十五師馬上就要出發，這槍不要回來，恐怕無法去要了。

經不住再三的央告，院長代他去交涉，因為營長是院長的同鄉（河南人），答應了，把槍交給院長轉交，留我同院長在他那裏吃餃子。縣長得到槍，反而懷恨醫院，以為這一次仍然是傷兵幹的，假託說五十師，欺負自衛隊，屢次奪他們的槍。

過了不久，又有第三次的舉動，自衛隊不抓河灘的賭，（因為天候關係，河灘沒有大賭了。）而去抓住戶人家。他們掩進屋裏去，首先當然是抓錢，其次還要帶人，郎架子（即聚賭的後台）來打招待，他們

西奔記

不聽，三言兩語，他們又打了起來。這一次也許因為有經驗，自衛隊沒有丟槍，并且在外面戒了嚴，有一個傷兵趁空逃走，竟被隊兵從後面一槍打死，倒在大街的轉角處。

傷兵們知道了，卷時譁鬧起來，都主張抬着死尸，打進縣政府去，得虧院長同醫務長挺身而出對他們說，院方決不忽視人命，決定據理力爭，一定要有一個決定的辦法。這才算略壓住憤怒的火苗。全體回去，聽候結果。

輪到院長去找縣長了，他一走到縣政府門前，看見自衛隊散開伏在坡下，把槍口對着坡上醫院的大門，「如」區大放。秦院長看了不覺好笑。

「你們這是做什麼嘛！」院長說，「假使他們傷兵衝出來，你們不是在那里等死？兩顆手榴彈，會把你們一齊解決了。」

那些自衛隊一想果然不錯，吶喊一聲，鳥飛鳥散。出乎意外地縣長竟說這傷兵不知被誰打死，就算被自衛隊打死，也一定是賭場混鬥的結果。只能歸咎於賭場，堂堂縣長，連禁止博都辦不到，威風何在！言下大有你如我何之概。院長見成了僵局只得警告他，如有後果，由縣府負責。

回到醫院以後，他不好把縣長的態度，完全告訴傷兵代表，因為要是那樣會更激怒了他們。但他們的要求：賠償，懲兇，道歉。絲毫沒有結果，無論如何是免不了激起憤怒的。

劉運長也是代表之一，院長叫他請我出來調停。縣府方面，自知自衛隊不能作戰，傷兵醫院就住在他的緊隣，萬一攻破了縣府，造成大流血的慘案，也不見得有什麼面子，轉出商會來作調停。大約是縣長會商稅警團保護，稅警團團長同秦院長同我都是熟識的，告訴魏縣長，傷兵連憲兵都對付不了，打死了一個傷兵，醫院可直接去電委員長，槍殺榮譽軍人不祇縣長吃不消。連省政府都負不了這個責任呢！這樣，魏縣長感覺有點恐懼了，所以當我同商會負責人及某巨商（就是屏仙的丈丈）一路到他那里去的時候。他口頭雖還是強硬，終於答應改變方式，達到傷兵的要求。

西奔記

談完了正事，魏縣長說我們是老朋友。他改日要請吃飯，并且鄭重介紹某巨商，後來縣長沒有請我，某巨商倒是請了我一次，我看了他那種把持官府，有利無義，一副西門慶的臉嘴，便借口另有約會，半途逃席了，原想問問他的家眷是否來到三江的，後來也忘記問了。

自從這樣事情以後，三江無形開了賭禁，自衛隊也不敢作抓賭的嘗試了。還是秦院長怕傷兵因賭鬧事，下令絕對禁止，并親自去抓，醫院的人這才沒有繼續賭下去，可是好久無餉無米，一個個窮得「流股阿血」。

我仍然是好打牌，並且時常輸錢，劉連長主持賭場的時候，還時常借錢給我，我用了也無法歸還。賭場閉了，他比我更窮，妻無法勸阻我，同劉連長太太商量說有一個傷兵魯申會打豆腐，叫張傑三推磨，魯申掌作，打了豆腐由魯申挑出去賣。妻力疾操作，早起晚眠，但是也維持不了生活。

我回家晚，有時妻還沒有睡，有時是她應該起來了。每晚她預備一點酒，燉好一些牛羊肉（她都不吃的）讓我回來吃了睡覺。

有一晚，忽然沒有了，我覺得肚餓，問她如何不預備。

「沒有買到牛肉。」她說。

「豬肉呢？」

「豬肉太貴了。」

我登時意識到，我們現在是過着山窮水盡的生活。我忽略了妻的受苦，內心十二分地慚愧。

因一個偶然的機會，山龍勝來人得來的消息，知道南生奉着母親還在龍勝鄉下。由三江到龍勝，不過是兩天路程。我同他們跑生意的人，一路到龍勝去。

見着了母親，她向我所說了不少流離的苦楚，使我把我自己所吃的苦，不敢更向她說，以引起她更大的煩擾。

因為是住在國軍的防綫以外，南生與我都主張向後移，在龍勝北部的平等，現在是作為龍勝縣府所

記 奔 西

在地，我們要搬到那裏去是比較安全，就算不安全，也容易向湖南邊境逃。

老年人總是捨不得拋棄東西，什麼傢具，鍋碗之類，母親堅持着要帶上，收拾起來竟有七八挑，而且每挑都很沉重。縣府徵來的幾個快子，挑得不情不願，轎夫也不內行，抬着母親（因為她是小脚走不動）在山上走，也顯得十分危險。

一過三門，就是敵我之間的真空地帶，天空澄淨，光明普照在山嶺水涯。寂寞統治了整個宇宙，沒有人，也沒有任何聲音，令人感覺窒息。

到達一個渡口，竟沒有船，南生去找村長，村長也沒有辦法，好不容易找到一隻划子，但是船底已經破完了，水不住地浸進來，而且非常小，來去得五六次，萬一被放敵人發現，準有慘劇發生。幸而是沒有。

快到驛里時，天也快黑了，在破壞了的公路口上，我們被一個排槍攔阻了，我們對他們講說是縣政府的他們也不信，無論如何要我們將箱子打開讓他們檢查。

我們知道所謂檢查，不過是一種藉口，他們要取去任何他們認為值得一要的東西，再不然送他們相當數目的金錢。

正在僵持當中，忽有換班的哨兵，向我敬一個禮。他認識我，因為他曾經在十軍當過班長，衡陽突圍出來後，就「加入」了這邊，事實是他被這邊截獲，左右是當兵，所以也就幹下去了。由於他的說情，我們得無困難地通過，他送我們到河岸，并且打關照過了河岸的另一哨所，在路上他說他頗想回到第十軍去。我說開小差是要不得的，等我向師部或團部說妥，要他去同我一路。他將番號姓名，幾遍地告訴我，可是我過了兩天，竟爾忘記了，當我向該師的葛參謀說與調一個兵的時候，他說十個都可以，無奈我竟說不出那個兵的姓名來。

驛里這時剛收復，一切都是戰亂的景象。賴鄉長是南生的好朋友，他接我們到他那里吃飯，他有很高的樓房，現在空在那里，為一個營部所佔據。

南生從前曾在軍委會校閱組任校閱官，這些來往的部隊，他都曾經校閱過，所以很有一點面子。

西奔記

有些部隊到了鄉下來，比土匪利害得多。前不久有一個士兵去牽鄉民的牛，鄉民趕來時牛已宰了，軍隊說他們并不騷擾民衆，照評價給他錢，所謂評價是片面的，老百姓得不了幾個錢。

後來軍隊見了老百姓的牛，就開槍射擊，他們說恐怕是敵探，問他口令，沒有回答，所以就開槍打死，仍然是給錢好了，照評價。

這是如何激怒了那些老百姓。竟使他們像對付：本人一樣，將一個到鄉下去打發的士兵，給活埋掉了。

事情發生以後，部隊責成縣政府要兇手，那兇手很勇敢地自首，訴說着激憤的由來。部隊的長官，不管那些，把他槍斃了，把兇首家的堂，挖開，把活埋了的士兵移葬在那家的堂屋裏。

由這些事情，可以想見老百姓對部隊的情感了。

由於日寇的逼迫，龍勝的老百姓對保衛國家的軍隊，仍然竭盡了一切的力量供獻給他們的。

人民都知道日本人來了，會奸淫燒殺。會敲骨吸髓，百倍於國軍。龍勝陷後，日寇的暴行，使善良的老百姓，總還認得清敵我。他們爲了仰仗國軍對日寇作戰，把糧食，油，肉，酒，以及蔬菜，都挑來供獻人糧馬料。

馮季春在這里管軍民合作站，成天糞米，糶油，收洋芋，收紅薯，鄉民們從幾十里路的鄉間挑這些東西來，誠惶誠恐地交出去。他們自己落得個沒有吃的。

龍勝的蔬菜非常缺乏，有些鄉民把他們自己吃的蔬菜挑來給軍隊吃。軍隊嫌不好吃，他們滿山去找，不知找不多少辛苦呢！我問這菜叫什麼名子，他們告訴我這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採而食之薇蕨呀！

看了這些老百姓純樸的面孔，誠懇的表情，我感動得流淚，以後每逢想起他們來，我就有了生的勇氣，而且相信中國不會滅亡。

甯生因爲是醫生，老百姓對他更親近。無論什麼窮鄉僻壤，祇要提起符醫師，沒有不知道的。他的太太楊愛蓮學的產科，替鄉婦們接了幾個難產，也是遠近馳名。

西奔記

龍勝的女人因爲苗倫雞處的關係，對性的關係，非常隨便，駐軍的官長時常找得有臨時相好。若是像南生這樣，更有不少的女人追逐他，送親手做的鞋子，自織的汗巾。做了許多很細緻的花紋。她們知道符醫師是有太太的，仍願意給他做小老婆，甚至於「相好」。這使南生的太太大爲苦惱。

縣政府有個胡司法官，他在龍勝已經有十年了，他喜歡喝酒，打牌，同女人交友。他同南生很好，和我也頗說得來。他對我講懂女結婚的風俗，據說是懂女戀愛了一個青年男子，便大張筵宴，遍請附近青年男女赴宴。當天晚上大開唱歌跳舞會，一直跳到夜深，可是結婚的這一對青年，不能在一起睡覺，他們要留那些唱歌跳舞的青年過夜，讓許許多多的情侶（已婚的或未婚的）睡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有招待到七天的，自然跳舞會開的日子越多，越熱鬧）客人都走了，他們才睡到一起，或者參加別人的婚禮也可以睡在一起的。

「你是否參加過這種婚禮？你會跳舞嗎？你懂得他們講話嗎？」我一連串地問他這些問題。

「以前當然是參加得多了。跳舞唱歌也很容易，懂話更是不用說。」他很誇張地說；「——可是那是從前的事了，現在戰亂時期，很少這種宴會了，不過你要多耽擱兩天，我可以同你去玩，一定有不少小說材料。」

我并不是沒有時間去，但急於回三江，連平等都沒有去，與某軍軍部的葛參謀回到三江來。

三江的情形，倒很平靜，妻一見我的面就訴苦，她說她向院長太太借了一點錢，叫張傑三去鄉下挑小菜來賣，豈知他把錢拿到賭場裏去輸了一個精光，兩天都沒有回來。她急得哭了，我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派人去把張傑三找回來。

母親給了我幾只金戒子，又帶來一點衣服，減少了饑寒對我們的威脅。

過了不久，南生又同縣府的科員秘書們到三江來運鹽。我介紹他同秦院長秦醫務長認識，並且把傷兵痊愈了的組織了一個挑鹽隊，一方面替他們挑鹽到龍勝，另一方面到馬路脚去挑鹽到三江，資本是秦院長及醫院的職員湊集的，我們也參加了一份，這一經濟活動，使得嚴重的生活問題，有了若干轉機。

西奔記

經過了多日的聯絡，醫院奉命開往靖縣。第一個目的地是通憲，那已經是湖南境了。

我們並沒有目的，祇是跟着醫院走。那是陰歷臘月二十九日，雪雨載途，妻也掙扎着走，一天走了幾十里路，已是精疲力竭，在路上遇到幾次匪劫，不是在前，就是在後，也不知是土匪放過我們，還是躲過我們。

晚上宿林溪，林溪是一個水上集鎮，商店隔河相望，街兩頭有橋可通，如果不是太不清潔的話，我們可以叫他為廣西的威尼市。

我們因為走在前頭，又加劉連長會交涉，住在一個大雜貨店樓上，雖則是睡地板，可是比院長醫務長他們住的房子好多了。

一方面是住不下，一方面却也不不動，三江的縣長通知各鄉，不要給醫院米糧，也不要給醫院快子，其實醫院能挑得了鹽，豈有不能挑行李的？至於米，過境的部隊，那怕是散兵，只要有正式的番號，或者證明，鄉公所都要供給他米糧，豈有嚙大一個醫院，能够不吃飯的？加上醫院的副官軍需，傷兵，傷官，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誰能對他們說不給米吃？三江縣長的通知，是徒徒地得罪人罷了。然而因為要一過年，遲緩是在所難免的。

新年當中，我是尋無聊賴，林溪沒有書鋪，連唱本都找不到一本，醫務長的老太爺帶得有一本金剛經，我去把它借了來抄寫，並試着背誦，不懂的地方，請老先生講解。老先生對於這經典非常熟習，而且能够引一些現實的事情來做比譬。但是最後仍免不了迷信，他說只要每日持誦必有不可思議的福德。對於這一點，我最反感，我對於賣瓜的說瓜甜的時候，以為瓜絕不是甜的。

院長不知在那裏找到一本濟公傳來看。一面看一面和我討論寫濟公傳的用意在那裏？我以為第一是顯世，無論你如何有權勢，在濟公面前，總是一個無知的小兒；第二是玩世，一個對現社會不滿的人，希望有像濟公這樣的人出來把它制伏一下，換一句話說，玩弄一下，洩洩怨氣；第三是出世，現社會無處不是罪惡，那就只有追求幻想，自然就是出世求仙；第四，它又是入世的，它不把天上的好處來引誘凡人，

西奔記

而把一個活佛變成凡人，想在凡人當中尋求忠臣，孝子，烈婦，義男。至於內中許多使用智慧，搜入許多滑稽的傳說，那是屬於作者技巧方面的事了。

院長以爲我的話也不無理由。因而談到這一次中國抗戰，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果能搜集攆來，決定一個寫作的宗旨，一定可以成功一部偉大的史詩。

林溪已經是官匪不分的境界了，有剿匪的自衛隊，有本身爲匪的自衛隊。有的土匪被剿，被殺了，有的土匪劫殺官兵以後，公然到林溪街上來拜年，和一般紳士也有大講其應酬。使旁觀者不禁眼光撩亂。

再遇了張春浩與呂儲貞兩同學，他們也是到靖縣去的，爲雪雨所阻滯留在林溪過年。

春浩兄說他將調到湘西去工作，我如要在鹽務機關做事，他可以設法，但是他緊接着說，他作鹽官已經很久，有了資歷，若我半路出家，不會有好地位，所以仍以不去爲宜。留下來給我的是無話可說了。只好談談別的。

在林溪出發的時候，我與劉連長另成了一個單位，他找到了一個傷兵挑行李，我有張傑三，我們和醫院同路走，時常走在他們的前面。

第一天住宿在一個小鄉村，參觀了幾個苗人的喪禮。那是六個苗人爲了槍劫，被某軍予以槍決，據居停主人說，他們是被了冤枉，土匪劫了某軍的鹽，僱他們代挑，軍隊聞訊趕來，土匪跑了，這幾個挑鹽的伙子，便被捉來槍決了。

他們的葬儀非常簡單，死人都是像回教徒一樣用白布纏裹，送葬的婦女，有的哭有的歌，歌聲與哭聲一片，簡直分辨不清，有幾個鄉民約我們跟着去看，我們恐深山發生不測，沒有去。

又走了一天杳無人烟的山路，到雙江口，這裏是比較熱鬧，來往的人很多，但大家仍是談匪色變，我們會約好某部輪送連同走，他們天亮就走了，我們沒有趕上，走到一個叫江口的地方，因爲妻穿了一件毛絨衣竟被兩三個土匪跟上，差不多走了兩三里路，我見他們來意不善，把放在口袋內的木柄手榴彈拿在手上，同時喊走在前面的劉連長，請他們慢一點走，我們好一路。土匪料想我們沒有多大油水，這才退去，

西 奔 記

臨行放了一槍示威，我們也沒有理他。

一過河便趕上某軍的輜重隊，他們是出參謀長出資運的鹽，可是土匪把他們劫了。大約有幾十個土匪，把他們的兩支槍繳了去，強迫他們把鹽也挑去，但是挑到了地點，土匪頭子問明他們是某軍的，就說弄錯了，叫他們挑回去，又因為某軍會派隊剿過一次匪，不客氣，留下五担鹽，并雨衣，棉大衣示警，叫某軍再不要不自量力地麻煩他們，要互不侵犯。

我們很憐憫地沒有趕上，跟我們的幾個土匪，大概也是劫鹽的一夥，所以把我們輕輕放過。同時我們也幸虧上前了一步，跟着我們來的醫院裏幾個傷官和眷屬，就都遭了洗劫。

在通道竟沒有辦法找住處，只好住在棧房裏，因為我們并不給他錢，所以被安置在會作豬圈的一個臭房裏。

葛參謀在這里主持某軍的幹部訓練班，我去找他，留了一張名片。他回頭來找我，看見住的地方不太好，派了一個副官，引着我們強迫地住到一家紙烟店的樓上。由於他的介紹，第二天，某軍的龍副師長請我們夫婦吃飯。預備了好酒好菜。我們于飽餐之餘，在他那里坐談到天黑才回來。

龍副師長很誠意地要妻介紹他一位女朋友，妻因此想到萬小姐，答應介紹他們通信，并且說若是她於兩日內到通道了，決定引她到師部來見面。

回到寓所，葛參謀送來米及鹽，使我們暫時不愁餓飯了，可惜是次日我們就搭上了到靖縣去的船，同龍副師長他們又失去了聯絡。

妻主張到靖縣去找一謀生之道，我也同意了，但是決定不了有「什麼」謀生之道。

愈到後方，房屋愈無法去找，迫得我們在一個小旅館內住了一天，虧了劉連長奔走交涉的結果，才在旅館對面一間民房裏強住了兩房，答應給房租，房東知道這不過是一句話而已，住進去，他是辦法趕我們出來的。

劉連長的太太提議，由他的勤務兵方成同張傑三到通道去挑豬肉來賣，她們兩位太太，把全部所有，

西奔記

都交給那位方成，妻并且另外交兩斤肉的錢給他，叫他附帶買一點肉來我們自己燉湯喝。可是方成拒絕了，他說，橫豎買得有，不必另外給錢。——豈知他當晚就帶了他簡單的行李，逃之夭夭了。據張傑三告訴我們，方成早就不願跟劉太太，因為一個錢路費都沒有，所以走不動，昨天有了這個機會，他決心逃跑，他本不想拐帶我們的錢，又恐怕劉太太生疑，所以妻另外給他錢，他就推辭不要了。

兩斤肉錢是不夠幾天生活費的。我看了妻終日愁眉不展，便不聲不氣地把僅有的一支派克筆拿去賣了，賣給一個修整銅筆的人，他給了我十個「吉」字筆尖，另外還給了我十幾塊錢，領了錢去旅館談天，劉連長及旅館老板邀着打牌，十幾塊錢都輸光了。妻問我的筆的下落，我說：「大概是丟了」。

此地發養院設有紗廠，招募女工，妻想去，我說：「臨時去學，恐怕不要；光是她做工，如果我沒有事情，也不能維持」。

好在沒有兩天，醫院全部到達了。我們只好向秦院長借米，向醫務長借錢，過着一種有今日無明日的日子。

也和長安一樣，我再就記憶所及，發出了許多求援的信，重慶方面的同學，知道了我的困苦，會匯我募集了一筆錢，可惜是當時未能寄給我。

因為院長是住在縣中唐校長家裏，唐校長有意叫我去縣中教書，這個，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後來爲了我再三要唐校長讓一間房子給我住，他煩了，連教員也不叫我幹了。借口學期已過三分之一，候下學期再說。

南生有一次到三江，曾設法買了一點藥回去。（他是龍勝衛生院院長），在靖縣買奎甯丸這一類的藥品，價錢很便宜，由院長擔保，我買了四大箱（共四萬粒）奎甯，同張傑三用包袱背了，拿到龍勝去賣。再次走通道，經變江口，沿桂穗公路到龍勝，回到平等。

還時母親住在平等，還相當的安適。因為南生囤了一些鹽，和糖，本地的鄉民，很多來買的，大家都很少用錢，都是用雞蛋，小鷄，苗布，明布作交換。儼然成了一個小商店。

西奔記

縣政府規定公務人員的待遇，是兩斗米，五塊錢，南生和他的太太，都算公務員，得來的米，可以供一家之需，我的女兒小號兵，也參加了縣府的宣傳隊，每天走七十八里的山路，去向鄉民宣傳。她的吃飯問題，也不要家裏操心。

母親聽說我買了奎甯來，非常高興，他說龍勝是瘴疾區，打擺子的人非常多，奎甯是非常值的藥。南生回來也說，幾萬粒都可以銷完。那知打開一看，藥上的糖衣都融化了，一箱結成了一塊巴，藥的效力雖然還在，已不是一粒一粒，那將如何賣呢！

我看了這樣的情形，只不迭地叫苦，因為「貨價」我還沒有付給別人，假使賣不出去，那回去的時候將如何得了？

南生說，這事不要着急，他與我去找飽隊長，賴隊長，請他們借一點資本給他，好到靖縣去辦一批藥，回到驛里（正威）開診所，這些融解了的奎甯，仍然留下，由他去靖縣作證明，（并帶回一盒去）只能按奎甯粉計值。

我無法，聽從了南生的計劃，在龍勝鄉下和他奔跑了幾天，算是略有結果。我放心了。

南生說，有一個軍校同學住在雲龍山的廟裏。曾在桂穗公路局當過秘書，沒有同公路局的人共同撤退。他獨自留在龍勝，頗有人懷疑他是日本的間諜。加之龍勝的失守，據說是一個老頭子，以賣仁丹爲名，在龍勝官衙一個小地方呆了近二十年，平日誰也不知他是漢奸，直到日寇來了，才知他是一個間諜，然而他已經帶着「皇軍」到處搜捕人，誰也捕他不得了。

對於這一位不做秘書留下來做和尚的軍校學生，縣政府也不無懷疑。可是也無法偵知他的情況。聽說他是軍校六期，與我同期的，請我去同他見面，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爲好奇心所驅使，我很高興地和南生去訪問他了。在與世隔絕的深山裏，風景清幽，泉甘草媚，我們到此除了欣賞自然，忘却了塵世。廟宇高踞在山上，曲徑通幽，清涼清靜。這位半出家的和尚同學親自到山門來接我們進去。先引我們參觀了他們那里的巖洞碎石，以及古蹟，我見有好幾個石匠在那里刻碑，那

碑上的字是他自己寫的，文是他自撰的。最後他引我們到他那臥室裏，明窗淨几，四壁圖書，一榻一桌，兩把躺椅，……使人頓生無限的舒適之感。

我同他談到佛教教義，自然免不了提出金剛經來請他解釋幾個我不懂的地方。他都一一地爲我疏解了，并從書架上拿出幾本鈔印的金剛經註釋之類，給我參閱。我提到金剛經當中的宣傳意味，他說是的，這是讀經者的筆記，讀來比較生動，入手研究，頂好是看「心經」。他說心經的奧義，是純正精深，愈研究愈感興趣，而且有青果回甘之味。

因爲他現在還是俗家打扮，我同他談到道家，他對於道家頗不贊同，他說他們沒有經典，例如金剛經一開始就有時間，地點，人數等等的敘述，道家僞託的經典，就沒有注意到這些。杜預會修經籍，別人問他是何時何地的事，他無法回答，所以後世稱假託的事叫做「杜撰」。

他請我做一首詩或題幾句話留在廟上，他可以代爲寫好刻石，永作紀念。我說，這些我都不行，不能「杜撰」，說得他也笑了。

他請我們吃非常精美的素酒，席間他告訴我，他是軍校六期，曾與我同在一个學校，他是第一隊，我是第五隊。南生有心提到我們在軍校時的住地，以及隊長是誰的問題，他都沒有正確的答覆，他提出來幾個同學姓名，我也茫然不知道。

於是我放棄了同他談軍校的事情，祇問他現在山中作何打算。

他說他因爲捨不得許多圖書，所以躲到深山裏來。打算在抗戰失敗以後出家，抗戰如果能支持幾年，就在幾年以後出家。抗戰如果勝利了，就在勝利之後出家。總之，他最後是出家爲僧，現在沒有，是要看抗戰的結果。

他兼習岐黃，也時常出去爲附近的村人看病，山中有不少的奇花異草，他也種了不少的藥。他還開了一門講習班，召集了許多青年的僧伽，講習佛經。

對於他這些行爲，我心下不無疑慮，據我斷定，他不是最大的冒濫，應該就只是些個人行動。戰爭的

西奔記

重點既不在這一方面，他爲什麼不向黔桂撤退。若說他留下來有任務，他又爲什麼惹不出去？

過後，我把我的意見告訴南生。南生說，在這僻鄉裏，絕無一件有價值的情報，李某縱有嫌疑，也不過是像官衙賈仁丹的老頭，潛伏在這里罷了。縣府沒有絲毫證據，不能逮捕他，在千瘡百孔的環境下，也沒有時間來麻煩他。

「那些認真習瓊的青年儂加，」我說，「成天來來往往，倒是一個偵查的綫索。」

經過了好幾天的接洽，一切都妥當了。這一次回靖縣，我們有大小六個人出發。我同南生，才號兵，穿了草鞋，背上雨笠，長途行走，張傑三挑了行李，羅阿五挑了臘肉，醃菜，以及南生的小兒子，白皮。經過鄂里的時候，賴鄉長和馮季春，一定要留下我們，且並要我們到山裏去。因爲馮季春已經作了駱馬，招贅在深山沈家。經過是這樣的：

賴鄉長費炫娶了一位年青而美麗的太太，她雖生長在苗區，但祖籍是湖南新化沈家。沈女士沒有父兄，只有她們三姊妹，有一個姐姐，又是傻子，所以很大的產業——田，屋，桐子山，茶山，通沒有人管理，她嫁給賴鄉長的條件，是要他盡半子的責任，幫忙她撐持門戶。賴鄉長雖因爲她的美麗答應了條件，可是他自己的家產還要多，那裏有精神來兼顧？他見馮季春年青能幹，又沒有老婆，所以極力主張叫馮招贅在他姨妹家裏，以減輕他的責任。他姨妹雖然沒有他太太漂亮，總算是生得美麗的，加之還在小學念過書，身體康健，能够犁田，能够爬山，只因身爲女子，不能撐持門戶。

馮季春第一個不願意入贅，第二個不願終老此鄉，第三個不知道戰局的勝負。他用了一個遁詞，說是一切都由南生作主。

賴鄉長他們再來包圍南生，南生覺得還事未嘗不可，他再問季春的真正意向，季春說了以上的顧慮，南生因告訴他，南生認爲抗戰至少三年方能結束，他準備在龍勝來一個三年計劃。以後離開龍勝，決定帶同季春一路。因此向女方商妥了條件，一、仍然是姓沈的嫁給姓馮的，生下孩子來姓馮，不過第二個男孩子要過繼沈家姓沈。二、日寇打來了，舉家隨馮逃難。三、抗戰勝利了，可以離開龍勝，惟須他們夫婦一

西奔記

爲師的文弱書生決心爲此，生活的艱策，是何等的兇狠？

他說他一兩天就會回靖縣來，那時再與我們見面。南生問他這以前是怎樣過活，他說他在芷江開過一次畫展，成績頗不錯，過後買不到也買不起顏料畫布等等，只好帶着妻子，到處流浪。南生告訴我，他妻子是一位很有天才的音樂家。

到靖縣後，我們會按他所開的地址找他妻子，但是沒有找着，南生走了以後，他會來找過我，說他在靖縣中學校已謀得一圖書教員的位置。生活是可以維持的了。他打算多積幾個錢，多創作，希望能到貴陽去開畫展。

我實然地把女兒和姪兒弄到靖縣來，指望會有什麼辦法的，一種牢不可破「天無絕人之路」的觀念支持着我。及至見了王止丹的情形，才知道這個不絕之路，是要莫大的勇氣走下去的。我有多大勇氣，能够走那一條不絕之路，那還是一個老大的問題。

南生回去了！我因醫院撤消會計處，有一位軍需把他的房屋讓給我，我就搬到對河來，同院長公館相隔甚近。

這是河邊一個有錢的漁人家裏，栽得有葡萄，養得有金魚，修竹拂窗，茶蘼滿架，比起長安的寄寓來，又勝一籌。

我們住的前房，後房是醫院的張軍需，他講兵站部的負責人也姓符叫符鳳翔。我認識他，他是桂林軍需學校的學生，我曾在軍需學校當過教官。問明了他們的住地，我立即過河去找他，由他知道這一帶的兵站與倉庫的負責人十之七八都是帶校同學。他們接我到靖縣最好的酒館去吃飯，席間他們勸我喝酒。他們說，許多教官中只有我給他們的印象最深，但是我太不行，我所講給他們聽的什麼政治，經濟，哲學，無一不有，我當日不會知道怎樣貪污，更其是沒有教授他們怎樣貪污，要是他們學我的樣，會成功一羣叫化子了。我見他們恭維得體，而且不叫我的窮酸，而大請我的酒，心靈上得到莫大的安慰。盡情地喝酒，不覺大醉，他們扶我到家以後，我還不知道身在何方。

西奔記

鹽，米，錢，這些學生都爲我不斷地送來。他們也時常來我這裏，談談戰爭勝負，以及他們業務上的許多問題。

有一天他們告訴我，李副總司令李玉堂將軍到了靖縣，我跑去見了他，他說，「十軍軍長已經換了趙錫田，余錦源現調十四軍軍長，你可到余軍長那里去」。我臨走的時候，他又問我缺不缺錢用，要是前幾天的情況，他不問我也得向他借了，現在我爽快地回答他：「我不要錢。」

回來時請兵站代我打了一個電報到余軍長，說是我要到重慶來。余軍長的回電是：

「浩兄：望星夜首途來渝，旅費先借若干抵渝匯還。」

靖縣沒有再呆下去的必要了，問題是把家眷帶在一起，還是一個人先去？

妻已經有了身孕，不願意長途跋涉，主要還是搭軍車，恐不方便，雖說在靖縣動身，十個人也找得到車，若到中途找不到車，豈不是又生周折？因此，我決定一個人先走。

臨走的那天，一共有十輛軍車出發，學生們替我選擇了最好的車，與司機同坐。

醫院有一部分轉院的傷兵，也搭在這車上。

李副總司令因事也到汽車站。還有兩個美國朋友，他們給我找到了一張「派司」，上面寫明了可搭任何美國軍車到重慶。

在普照的陽光下，我離開靖縣，以後只算一個長途的旅行，結束了逃難的生涯。（完）

88247A

C